

新中華叢書

文藝彙刊

老
拳
師

賈克倫敦著



A Piece of Steak & Other Stories
by Jack London

老

拳

新中華叢書
文藝彙刊之一

賈克倫敦著
張夢麟譯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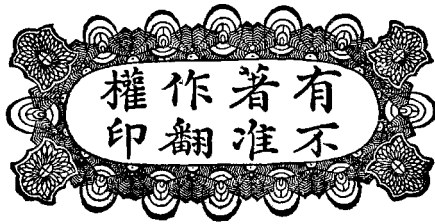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印刷
民國二十四年一月發行

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七三一號

文藝老拳師 (全一册)

定價銀五角五分

(外埠另加郵匯費)



原著者 Jack London

譯者 張夢麟
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
代表人 陸費逵

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

序

在這裏所選的幾篇短篇小說裏，很可以看出賈克倫敦作品的特色，同時，也可以看出賈克倫敦所代表的美國文學的特色來。第一，賈克倫敦的一生也和高爾基一樣的複雜，而他的生活經驗的範圍，更較高爾基爲廣，從這幾篇不同的生活描寫，便可得一個大概，而叛徒一篇的內容更是以他自己的生活爲背景寫成的。第二，倫敦一方面具有偉大作家那種現實的把握，和人生的觀察，一面又具有引人入勝，像讀通俗小說的手腕，這一點已昭示出美國文學一般的特色來了。近人每喜拿倫敦與俄國的高爾基比較，讀了這幾篇作品，和他的野性的呼聲，再去讀高爾基的諸作，便知這個比較是想有興味的。

譯者

老拳師目次

序

老拳師

.....(一)

鼻子

.....(三)

叛徒

.....(四)

兩個強盜

.....(七)

目

次

1

老拳師

湯姆吃到最後的一口麵包時，他就拿這一口麵包，把碟子裏剩下的麥粉肉汁，一掃而空，結果也得了一大口，他慢慢地，沉思地嚼着吃了。吃完了，從桌旁站了起來時，他仍是覺得肚裏空空的難過。可是家裏只有他還得了點東西吃。在隔壁房裏睡覺的兩個小孩子，很早的就被打發去睡，爲的是要他們睡着了，也許就會忘記了那夜未吃晚飯。他的妻子，也是一點東西未吃，只靜靜地，用一雙帶愁的眼睛，向他凝視着。她是一個消瘦而衰弱的勞動階級的女子，可是她的臉上，還留着一些青春時代的美貌的餘痕。湯姆吃的那碗肉汁的麥粉，是她從大廳對過的隣家借來的。他們剩下的兩個銅板，便拿去買了麵包了。

他走到窗前的一隻爛椅子上坐下，椅子在他的體重之下，吱吱地直響。他日常的习惯，使他不知不覺地把煙斗放在嘴裏，一隻手伸到大衣的衣袋裏去拿煙。可是衣袋裏並沒有這個東西！這才使他注意到他這個行動來了。自己也覺得過於健忘，皺一皺眉，隨即把煙斗拋了。他的舉動非常遲緩，差不多是笨，就好像他是被他那筋肉的重量，妨害着了似的。他是一個身強體壯而現

着魯鈍模樣的人，他的丰彩，也不那末好看。他穿的粗服，已是舊而不整。那一雙靴子，底子是老早就修整過的，皮子也要壞了。他穿的棉織襯衣，只不過是兩先令的廉價品，領上已露出毛邊，身上並現出一些不可磨滅的顏色污點。

但是這些都不能表現出湯姆的職業。只有他的那副尊顏，才把他的身分職業的的確確地廣告出來。他的臉，是一個奪彩頭的拳師所特有的臉。一看去，就使人知道他是久在鬥拳場中過生活的人。因此，他的臉上，凡是鬥爭的野獸所有的一切特徵，都表現了出來。他的臉明明白白現出一種險惡的樣子，剃得光光的，就好像藉此更使人一覽無遺似的。下方的嘴唇，已不成形，使那張嘴，現出過度的殘酷，就好像像臉上的一道傷痕一樣。下顎又蠻，又重，現出好勇愛鬥的樣子。兩眼遲鈍，眼皮笨重，在那毛深深的，出神的眉毛之下，差不多一點表情也沒有。他的全體，已完完全全是一隻野獸，可是他這對眼睛，更是一對野獸的眼睛。時常都是似睡非睡的，獅子眼似的——鬥獸的眼。前額凹了進去，頭髮刈得很短，活現出一個凶狠的頭來。鼻子已經打斷了兩次，而且因為經了無數的拳頭，已弄得不成一個形狀了。兩耳就如花椰菜一樣，常都是腫得多大，比原形已大到兩倍的样子。嘴上的鬍子，雖是剛剃了不久，可是新生的鬚根，已現在皮膚上，把下面半節臉，都

印成了一大塊藍黑色，這樣才算完成了他的裝飾。

總之，他這副面孔，足使人在黑巷子裏，或僻靜的地方，遇着害怕。可是雖是如此，湯姆並不是
一個兇犯，平生也沒有做過壞事。除了鬧架——這是他們這個職業常有的事——之外，他並沒
有傷害過人。他也沒有故意和人家口角，他是以鬥拳爲職業的人，他一身所受的打傷，都在從職
業的鬥拳上得來的，都是他的職業的幌子。出了鬥拳場之後，他就是一個遲鈍的，隨和的人，而且
在他年青的時候，收入很多，用錢也很大方。他和人也無宿怨，更少仇人。和人相打這件事，在他是
一種職業。在鬥拳場裏，他拼命地打傷人，打壞人的身體，但是這裏面，並沒有含着別的意思。這只
是一個公平的交易。許多人出了錢，跑來看兩個人拼命地相鬥。打勝了的就得到優勝的彩金。在
二十年前，湯姆和一個叫武魯模魯郭甲的人相鬥時，他明知郭甲的下顎，在新宮一戰，被人家打
壞了，剛醫好不到四個月。於是他就傾全力去尋他這個弱點。果然在第九回上，又把他打破了。他
這樣做，並不是和郭甲有什麼仇，要想報復。而只爲的要這樣，才一定能打敗郭甲，得到優勝的彩
金。這就是他們的賭博，兩邊都預先了解，才來玩的。

湯姆向來是個不多說話的人，所以此刻坐在窗前，也是只管望着自己的兩手，不高興的沉

默着。手背上的血管，都暴了出來，又大又腫，手關節都碎壞不成形狀，一看就知道是曾經用來做了什麼的。他並沒有聽見過說，人的生命，即是他的血脈的生命，但是他却很知道這些粗大，暴起的血管，是拿來作什麼用的。他的心臟，曾經從這些血管中，用很高的壓力輸過了過量的血。此刻這些血管，已不如從前那樣効勞了。他已經將血管的彈力性弄得沒有了。血管一寬鬆，他便沒有力忍受勞苦。此時的他已很容易感覺疲乏。他已不能像當年那樣，幹一個頂快的二十回拳鬥了。在當時，他兩隻鐵拳，就如鐵錘火鉗似的，只顧打，打，打，從每回開始的鑼響起，一直鬥到每回終止的鑼響，時時把那極凶猛地集合起來的力氣，更又極凶猛地集合起來。被敵人逼到鬥場的邊子上來，他自己也把敵人逼到鬥場的邊際去。到了最後的第二十回，他全身最猛最快的力量，都聚集在一塊了。全場的觀衆站了起來，鼎沸似地吼叫。他自己在鬥場上，不住的向前突，打，躲，拳頭如雨點似的打去，同時也受敵人如雨點的拳頭打來。自始至終，他的心臟，都忠實地，從那最壯盛的血管中，輸出如潮似的血液。血管在那時候便要腫了起來，可是隨即總要縮了下去的，雖然不能十分縮到原樣——起初并不覺得，而實際已一次較一次大了。

他又注視那打碎了的指關節。在這個時候，他彷彿看見他指關節未碎以前，那兩隻手的青

年盛氣了。他這個指關節，是和皮利蔣思——綽號威爾斯的恐怖——相鬥時，一拳打在蔣思的頭上，打碎了的。

飢餓的感覺，又回到他的身上來了。

「唉，怎也弄不到一塊豬排來吃吃嗎！」他高聲地帶着埋怨的口氣，同時緊握起兩隻大拳，要想咒罵一句，又咒罵不出，只得吐一泡口水，把它吐出去了。

「巴克的舖子裏，和沙雷那裏，我都去試過來了。」他妻子半帶謝罪的口氣回答。

「他們不肯賒。」他問。

「一個銅板也不賒。巴克還說……」妻子停了口。

「說吧！他還說什麼？」

「他說他相信今夜山德爾要打敗你。又說，你的賬已欠得很多了。」

湯姆哼了一聲，却並沒有答他妻子的話。此刻他的心思，忙着在想他年輕的時候，養的一隻狗。他一直都是用豬排飼它的。要巴克賒他一千塊豬排也肯——在那個時候的話。但是時代已經變了。湯姆也漸漸老了。一個老拳師，在二三等俱樂部裏鬥拳的人，自然是不能望和商人們賒

從那早晨他一起來，湯姆就想一塊豬排吃；他這個希望，到此刻還沒有停止。今夜的鬥拳，在事前他並沒有得十分的預備練習。這一年，在澳大利亞地方，正是一個荒年，大家都緊得很。就是那最斷片的工作，也都很難找到。湯姆既沒有人作他練習時候的對手，又沒有很好的食物，而且所有的，常都是不充分。他找得到的時候，便去做幾天的苦工，每天早晨一清早，就到公有地去作跑步，練習腳腿。可是既沒有練習的對手，家裏又有一個妻子，兩個孩子嗷嗷待哺，他的練習，也就太苦了。他和商人們的信用，在他與山德爾結了相鬥的契約時，並不能增加一點。主持這件事的格提俱樂部，只肯先支三鎊給他——這數目是和山德爾相鬥，打敗了時應得的錢——再多一文也不肯預支了。有時他也設法向老朋友們，借幾個先令來用，這些朋友們，要不是因為在荒年，也許還可以多借一點給他。可是到了這種時候，就是他們自己的生活，也都困難起來了。事實還是事實——再遮飾也沒有用處——他的練習，並不充分。他應該多有一點更好的食物，少有一點焦愁，纔對。而且除此以外，一個人到了四十歲，自然沒有在他二十歲時，那樣容易把身體練習得很好的了。

「此刻幾點鐘了，麗琪？」他問他的妻子。

他妻子到過廳那面去問，轉來告訴他：

「七點三刻哩。」

「再過幾分鐘，第一次拳鬥就要開始了。」他說：「這只是預選。過了之後，就是威爾斯和格里的四回戰。再後是斯達萊和一個水手的十回戰。我還足足的有一個鐘頭，才上場哩。」

兩人又沉默了十分鐘之後，湯姆站了起來。

「老實說，我並沒得着適當的練習。」

他拿起帽子，向門邊走去。他並不和他的妻子接吻——他向來出門時，都不這麼幹的——

可是在這一夜，他妻子大膽地和他接吻了。把兩隻膀子抱住他的頭頸，使他彎了下來對住她的臉。在他這個大塊頭的面前，她看去渺小得很。

「湯姆，祝你好運。」她說了：「你非打勝他不可。」

「是啊，我非打勝他不可。」他重述了一道：「這就是今夜鬥拳的一切理由。我就只是非打勝他不可。」

他大笑，想裝出很熱心的樣子；同時他的妻子更緊緊地抱住他。他從她的肩頭上，向那一無鋪設的屋子，望了一遍。這就是他在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，房錢已欠了沒給，此外便只是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了。今夜晚他離開這個地方，便爲的是要去找食物來供給他的妻室兒女——他這樣的走出家去，並不像近代的工人們一樣，到機械邊去工作，而是用的舊式的，原始的，忠實的，野獸的方法——即是出去爭奪。

「我非打勝他不可。」他又說了，在這回的語氣中，含有決死的意味。「若果打勝了，就可以得三十鎊——借的錢，都可以還了，而且還可剩下許多，若是輸了的話，一文也得不到——連回家來坐電車的錢，都得不着。俱樂部的人，已把輸家應得的錢，都支給我了。再會吧，老婆。若果打勝了，我就一直回家來。」

「我在家裏等着你。」他妻子追出大廳去向他說了。

從家裏到格提俱樂部，足足地有二英里。他一面走，一面記起他從前的黃金時代來——他曾經一度做過南威爾斯選出的世界重量拳鬥選手——在那個時，他到比賽場去，是坐着馬車去的。而且十有八九，他自家還不出車錢，那些下他的注，下得最重的人中，便要替他出錢，而且一

塊兒和他坐着去。此刻彭斯和那個美國的黑人蔣森——他們都坐的是汽車，而他自己却是步行！

誰也是知道的，在鬥拳之前，先走了二英里的路並不是一件好事。他又是一個老了的拳師。一般人都不下老拳師的注。此刻的他，已是一點用處也沒有，只好去做苦工，可是他那打破了的鼻子，和臃腫的兩耳，就連做苦工也不行了。

此刻他覺得自己在後悔爲什麼不早學一門手藝了。結局，還是有門手藝的好。但是以前也沒有人告訴他。而且在他心坎上，他也知道就是有人告訴他，他也不會聽從，鬥拳得來的錢，太容易了。錢又多——又是極痛快的，極榮耀的爭鬥，——每次拳鬥之後，都要休息遊玩許久，然後才進行第二次的鬥拳。——許多熱心的恭維者，撫背，握手，許多衣冠楚楚的人，爲求和他說五分鐘的話，且願意請他喝酒——打勝了時候的光榮，滿場觀衆的喝彩，暴風急雨似的終尾，審判員叫「湯姆勝了」的呼聲，與夫第二天報上體育欄中，大大地登出的他的名字。

這些都是當日的黃金時代。但是此刻他慢慢地尋思起來，已經確實知道他所打敗了的拳師，都是一些老者。當時，他正當「青春」，青雲直上，而他們都是「老朽」，老衰下沉。那些老拳師

們，因為經過了無數的拳戰，骨頭已經疲勞，血管浮腫，指骨節也碎了。他很容易就打敗他們，自然是不足驚異。他還記起當日在R. C. 灣地方，打敗老皮爾的時候。在第十八回上，把他打下的。過後在更衣室裏，老皮爾哭得像一個小孩子一樣。也許那時的老皮爾也是欠着房租沒有給。也許他家裏有一個妻子和兩個小孩。也許就在那天門拳的晚上，他曾想吃一塊豬排而不可得。老皮爾走這條門拳的路，已經受了極嚴重的罰了。他自己今日也經過了這樣的磨折之後，這才知道。在二十年前的那一夜，老皮爾所競爭的關係，比青年湯姆的還要大。湯姆只是爲光榮和容易的進款而戰。無怪老皮爾過後在更衣室裏要哭了。

本來一個人也只能享受一定量的勝仗。這原是競技的鐵則。有的人也許只能打一百次極厲害勝仗，有的人也許只能有二十次。各人各因體質，構造的不同，都有一定限量的，把這一定量打完之後，他這個人就完了。不錯，湯姆較之其餘大多數的同業者，總算是多有幾仗好打的人。他經過的極厲害，極拼命的門拳，已超過了他應受的程度——他所經過的，都是那些苦鬥，過勞精力而使心肺破裂，使血管的彈力磨滅，使青春柔軟滑潤的筋骨變硬，使精力根氣衰弱，使頭腦，骨節疲勞的東西。不錯，他較之其餘衆人，總是高了一籌。和他同時代的拳師，此刻一個也沒有存在。

了。他就是這一班老人的最後衛。這些老同行的下場，他都一個個親眼看着的，而且內中有一些，還是他親手收拾的。

他們拿他去和這些老拳師們相鬥，他一個個都把他們送終了。——他只願勝利地笑，同時這些人們就如老皮爾一樣，在更衣室裏哭。可是到了此刻，他也成了老拳師，他們現在拿年輕後進的來和他鬥了。山德爾那傢伙就是一個。他是從新錫蘭選出來的，保持得很好的勝利記錄。但是在澳大利亞，誰也不知道他的名字，所以他們就拿他和湯姆對抗。若果山德爾打勝了，他就可以希望再和更厲害的人相鬥，取得更多的錢。因此，今夜這一戰，他一定要出死力來鬥，這是很確定的了。他打勝了，就可以得到一切——金錢，榮譽，前途。擋着他到名譽與金錢的大路的，便是這個頭髮半白的老湯姆。而他贏了時，並得不了什麼，只不過得三十鎊去還房主人和商人們的債而已。

湯姆這樣地尋思時，在他那遲鈍的想像上，現出了「青春」的一個影子來，——光榮的青春，喜氣揚揚的青春，所向無敵的青春，有柔滑的筋肉，有軟膩的皮膚，有不知疲勞，不會衰破的心，嘲笑一切有限度的鬥爭力。不錯，「青春」真是司報應的神。它打倒了老年人，可是沒有注意，

他這樣做時，連自己也破壞了。它因此把自己的血管擴大，把自己的指節骨打碎，到了後來，又被其他的「青春」打倒了。因為「青春」永遠是年輕的。只有老朽，才會逐漸地衰老呢。

走到 C 街，湯姆向左邊轉去，走過三聯家屋，便來到格提俱樂部了。左門外圍着的一羣光棍，見他來時，都恭敬地讓路出來，他走進去時，還聽見一個人對其他的說「那就是他！那就是湯姆！」到了裏面，他向他的更衣室走去時，在路上遇着俱樂部的事務員。他是一個眼光銳利，面孔狡猾的青年人，看見湯姆來了，便和他握手說：

「身體好嗎？」

「很好。」湯姆回答了，可是他自己知道是在說謊。要是那時候，他有一個金鎊的話，他即刻就在那裏買一塊很好的豬排來吃了。

當他從更衣室裏，換了衣服出來，帶着助手等人，走到大廳中央的四方形的門場上時，滿廳的觀衆，大家一陣拍手歡呼。他左右前後地行禮致謝——其實，他認識的人很少。這些人們，當湯姆在他的拳鬥生涯中，得第一次的榮冠時，大多數還沒有生哩。他輕輕躍上高臺，從繩子中鑽進自己的坐位邊去，坐在一張可以開摺的椅子上。審判員包爾，就走過來和他握手。包爾也是一個

下了臺的拳師，他不在鬥場裏來做鬥拳的主角，已有十年多了。湯姆看見是他當審判員，心裏很高興。因為他們都是老朋友。假定在鬥拳時，他就討點便宜，稍為不合規則一點，他知道包爾一定不難為他的。

接着，一些青年的鬥士，一個一個都懷着野心，爬上臺來，由包爾向觀衆介紹，同時宣布了他們誰和誰挑戰。

「這是北西尼的布龍陀，」審判員又宣布了。「他向這次拳鬥的優勝者挑戰，賭彩五十鎊。」觀衆拍手喝采，接着山德爾也從繩子中，鑽進場來，走到他坐的地方去坐下，觀衆又一陣拍手。湯姆好奇地打量着他。再過幾分鐘，他們兩便要扭在一塊死鬥，各人都用盡死力，想把敵人打昏過去。但是湯姆一點也打量不出。因為山德爾也和他一樣，下面穿着褲子，上面穿着絨線衣，裏面穿的才是鬥拳時用的衣褲。他的臉却是生得很好看，蓬着一頭金黃的捲髮，從他那厚強矯健的頸子看來，表示出一個很強壯的身體。

年輕的布龍陀走到兩邊的坐位上來，和他們兩個，都握了手，才退出鬥場下去。審判員還在一個個替那些青年鬥士宣布挑戰。「青年」不斷地從繩子裏鑽了進來——不知名的，可是又

不會知足的青年，一個個都向着人類叫號，要憑着自己的氣力武藝來和戰勝者挑戰。在幾年以前，正當湯姆是所向無敵的盛時，每次在鬥拳之前，看見這些照例的介紹宣布，只是覺得好笑，覺得煩人。可是今天，他却看得銷魂奪魄，沒法子擺脫掉他心目中「青春」的影子。不絕地是這些青年們，走進鬥拳的這個門來，從繩子裏鑽入鬥場，向大眾表出他們的反抗。不絕地是老年的拳師在他們之前，倒了下去。他們源源不斷的，越來越多，都是不能抑止，不可抗的青年——他們源源不斷地都把老年的人們打敗下去。他們自己也漸漸變為老年，走下這同樣的一條路。而在他們後面跟着，老是壓迫着他們的，便是這永遠的「青春」——新生的小兒，強大之後，便把老年的，打倒下去。在他們背後，又繼續着無數的小兒，一直繼續到無窮盡——「青春」不能抑止的「青春」，不會死滅的「青春」。

湯姆的眼光，向着新聞記者席看去，和「體育雜誌」的記者莫爾幹，與「審判者」的記者柯柏點一點頭。隨即伸出兩手，他的兩個助手，便替他帶上拳鬥手套，綁得緊緊的，而山德爾的助手，便在旁邊監視着，他首先檢查了湯姆手關節上細的布片，然後才讓助手把套子戴上。湯姆的助手也跑一個人到山德爾那邊去，做同樣的工作。山德爾脫了長褲子，站了起來，絨線衣，便從頭

上脫了下來，露出赤身。湯姆舉目一看，山德爾的身體，才是一個「青春」的具體化，深深的胸膛，強健的筋肉，在那白綾子似的皮膚之下，就如活的東西一樣，滑動着。全身都蠕動着生命。湯姆一看，就知道這是還沒有經過長日月的惡戰苦鬥，而從那創痛的萬孔千瘡之中，把人生的元氣全部漏失的一種生命。就在那種惡戰苦鬥之中，「青春」償還了他那光榮的代價，變成衰老而退出場去了。

兩個拳師，走上前來彼此相見了，鑼聲一響，助手們連忙拿起折椅，跳出圈外。兩拳師握手見禮之後，便立刻取了爭鬥的姿勢。剎那間，山德爾就好像一個鋼和發條做成的機械似的，被人把那極精巧的機關撥動了，便在湯姆的左右前後跳來跳去。左手先向湯姆的眼邊去了一拳，右手又向他的肋骨來了一下。躲開湯姆的反拳，輕快地向後跳了退去，隨又凶猛地跳了轉來。山德爾的手脚，又靈快，又敏捷，真要弄得人家頭暈眼花。全場看的觀衆，都齊聲喝采起來了。可是湯姆却不是被他弄得頭暈眼花的人。湯姆拳戰的經驗太豐富了，他交手過的青年太多了。他深知這些青年們的實際本領——太快了，太敏捷了，反而沒有危險性。很明顯的，山德爾從一起頭，便想以先發制人。這自然是預期的事，是青年們的常套手段：狂暴地，像海浪似地汹涌，猛烈地拼命的攻

擊，使出他藏有的壯勇矯健，以他無限的精力意志，來壓迫敵人。

山德爾跳出跳進，一下在這裏，一下又到了那裏，左右前後都見他的身子。脚步輕快，心裏熱烈，一身白肉，和刺人的筋肉，活動起來，拳頭如雨點般疾，使人眼花撩亂，看去真是一個活的奇蹟。他在他那千百次攻擊中，跳來動去，就如穿梭一樣，一拳拳都集中在湯姆的破壞上，湯姆便是站在他和成功中間的一個障礙物了。可是湯姆却忍耐地守着。他深知鬥拳的技術，而且此刻他自己已不是青年，却已很知道青年了。他心裏只想等敵人的氣勢，稍為衰一點再說。他故意地閃了一閃，讓山德爾的拳，直打在他頭頂上，重重地打了一拳，自己却得意地微笑了一笑，這樣做，本是一件不道德的事，可是從鬥拳的規則上說，又是一件極合規則的。拳師們本應留心保護他的手節骨，但是他若果不住地要去打敵人的頭頂，便是自己吃虧。湯姆本來再可躲低一點，讓山德爾的拳頭撲過空。但是湯姆記起他早期的拳戰來了。他也是這麼地打那「威爾斯的恐怖」的頭頂一拳，却把自己的手節骨打碎。此刻他這麼做，本沒有犯了鬥拳的規則。可是這一下，就去了山德爾的一個手節骨了。山德爾在這個時候，自然不在意下。他許一點也不留心，仍然繼續打去，在這一戰中，從頭至尾，仍是拼命地凶猛地鬥着。可是到了將來，等到長期的拳鬥生活，已在他的身

體上發生了影響時，到了那時，他就會後悔他這一個指節骨，會重憶今日的事，而記起是在湯姆的頭上打碎的了。

第一回戰，完全是山德爾在顯本領，他那如疾風迅雷的敏捷，全場人都爲之震撼起來了。他的拳頭如雪崩一般，直向湯姆壓迫，湯姆却沒有一點動作。他一次也沒有反攻，他只滿足於閃，躲，只想不受他的拳頭打着。有時他也虛作攻勢，受了山德爾的鐵拳打着時，便搖了搖頭。他堅實地在敵人前後走動着，並不跳也不撲，也不虛費一分氣力。要等這謹慎的老人起來反攻的話，山德爾非先把「青春」的氣餒吐盡不可。湯姆一切的動作，都很遲緩，而且循規蹈矩，在他那笨重的眼皮下的兩眼，也轉動得緩慢，使人看去，就好像他是半睡半醒，即是說，他已被山德爾弄得頭暈眼花了。可是實際上，他那雙眼睛，才是觀破一切的眼睛，二十多年在鬥拳場裏專爲看穿一切而訓練出來的。他那雙眼睛，在疾如風雨的鐵拳之下，並不閃，也不動，可是極冷靜地看着，計算敵人的遠近距離。

第一回完了之後，他轉到他的坐位上去休息一分鐘。他四脚長伸地坐在折椅上，兩腕吊在拳場的圍繩上面。助手拿起毛巾，當作扇子，他向身上扇時，他的胸腹便自由地，深深地一上一下

地呼吸着空氣，閉着兩眼，聽底下的觀衆說話。

「你怎麼不動手打，湯姆？」許多人這樣喊叫着說：「你怕他嗎，你？」

「肌肉都凝固着了，」他聽見坐在前排的一個人，這麼批評他：「他不能再敏捷的走動，一倍還兩倍，賭金鎊，我賭山德爾勝，有人來麼？」

第二回的鑼聲一響，兩人都從坐的隅角上，搶到場中。山德爾急於再戰，便先走了四分之三的距離。但是湯姆也就滿足於只走較短的路。這正與他的經濟政策相合。他並沒有好好地練習，並沒吃充分的食物，所以每一步路，都非盤算不可。而且，從家裏到俱樂部來，他已經走了二哩路了。

這一回戰，又與第一回相同。山德爾旋風似的攻擊，而全場觀衆都在發怒地責問湯姆爲什麼不戰。湯姆除開虛作攻勢，和幾拳很慢的，沒有效果的拳頭，打在山德爾的身上而外，他只是躲閃，和山德爾扭在一塊，此外再沒有動作了。山德爾想把他們的拳步，弄快一點，可是湯姆非常有見識，並不順着他的意做。他那拳痕滿面的臉，帶着寂寞淒涼的神色，微笑了一下，仍然繼續地用只有「老年」才能够有的忍耐，死守着氣力不肯亂用。山德爾是「青年」，所以稟着青春特有

的浪費性，任意虛捨他的氣力。湯姆已是拳鬥的老將，多年的，痛苦的拳戰，使他已得非常的智慧了。他用冷靜的頭腦，和冷靜的兩眼，守望着，慢慢地和山德爾相鬥，等候他把力氣用盡。在全場中的大部分觀眾看來，湯姆和山德爾就好像相差太遠，湯姆已完全沒有勝望，他們的意見，便在一賠三，賭山德爾勝的聲浪中，宣布出來了。但是其中也有有見識的人，有幾個，曾知道過去的湯姆，於是他們便賭湯姆勝，認為這彩金得得便宜。

第三回戰，起始仍然如前兩回一樣。仍是一方面的攻擊。山德爾佔上風，他向着湯姆一拳一拳的打去。可是在過了半分鐘之後，山德爾因為過於自信，忽然露了一個破綻，湯姆眼靈手快，即刻電光似地提起右手，一拳攻去。這一拳才真正是一拳——右臂彎了起來，更添剛勁，全身的重量，也加在上面。就好像一匹似睡的獅子，突然伸出一隻電光似的爪來。這一拳打在山德爾的頸骨上，他就如水牛似的倒了下去了。觀眾們看得氣都出不來，滿場發出震駭着的稱嘆。結局，湯姆並不是筋肉凝固，他也能給人一拳，像鐵錘一樣。

山德爾受了創了，他翻轉身軀想爬了起來。但是他的助手們不住地狂喊他延俄一點時間，等審判員數過之後，再起，（註）他也就等着。他一隻足站起，預備起來，一面等候審判員俯身向着

他，在耳邊，高呼一二三四……數到第九，他就站了起來，取着戰鬥的姿勢。

湯姆對着他一望，才後悔起來。這一拳只差了一寸，沒有打在顎骨上。再近一寸，就會把他打倒，不能再起，他就可以拿起三十個金鎊，回到家裏去見他的妻子和孩子們去了。

這一回戰，仍繼續戰到預定的時間才止。山德爾起始尊敬他的對手起來了。湯姆的動作，仍舊是先前那樣的緩慢，他的兩眼，仍是先前那樣似睡非睡的。這一回戰到快要完的時候，湯姆看見自己的助手，蹲在圈外，預備等他們一停戰，即刻跳進圈子裏來招呼，湯姆於是便設法慢慢地戰退到自己的隅角邊來。鑼聲一響，湯姆便即刻坐在助手放的折椅上。可是山德爾却不得不從他這邊，走了一個對角線，才到自己的坐位去。這自然是一件小事，但是許多的這樣小事，集合起來，對於勝負，也有很大的影響。這樣一來，山德爾就不能不走那麼多的路，就不能不虛費那麼多的精力，而且一分鐘的休息時間，因此就去了一部分了。每回戰的起頭，湯姆都慢慢地出去，讓他的對手，不得不走較遠的距離。每回戰將要終了之時，湯姆都設法引到自己的隅角邊來鬥，爭鬥一停，他就即刻可以坐下。

又過了兩回戰了。在這兩回中，湯姆仍舊牢牢地保住他的氣力，山德爾却不住地浪費。山德

爾強迫他加緊地爭鬥，頗使他不安。因為山德爾雨點似的拳頭，也有相當的許多拳，打得很厲害。可是湯姆仍堅持住他緩慢的工作，雖是觀衆中青年熱血的人，不住喊他起來爭鬥。到了第六回戰時，山德爾又復不注意露了破綻，湯姆又復在他的顎上，打了厲害的一拳，山德爾又復倒了下去，直到審判員數到第九，才爬起來。

到了第七回戰，山德爾的元氣，已經衰了。這一戰，他才經驗了一生中最惡劣的苦戰。湯姆是個老年人，可是是一個他從來未遇着的老年人的好手——一個頭腦冷靜，防禦極其得力的老年人，他的拳頭，有一根有節骨的木棒那樣的擊力，他的每一拳，都有打倒人的力量。可是雖是如此，湯姆不敢常常使出他的拳頭。他老記着他那已碎過的節骨。他知道若要使這節骨能持久戰到終場，每一拳都得有算計才行。坐在自己的隅角上，他遙望着對手時，湯姆偶然想到若使他的經驗智慧，和山德爾的青春，合併起來，可以成一個世界的重量拳鬥選手。可是就是這一點是難題了。山德爾決不會成一個世界的選手。他沒有智慧。要得到智慧，唯一的方法，只有用青春去買。等到他有了智慧時，青春已經爲買智慧化完了。

凡是他所知道的利益，湯姆都利用到了。如果有兩人扭在一塊的機會，他決不放過。爲利用

這扭在一塊的機會，他便把他的肩膀緊緊撞在對手的肋骨上。拳鬥術上，在傷害敵人方面，肩膀也和拳頭一樣的有力。而且藉此去消費敵人的精力時，更較拳頭有用。又在兩人扭成一塊的時候，湯姆便把全身的重量靠在敵人身上，死也不放。這樣，就使審判員不得不走來把他們拉開。每次山德爾都帶着用力分開，因此虛費了一些精力，山德爾是還不知道養息的人，因此他禁不住要用他如飛一般的兩腕，和扭起來似的筋肉。如果對手衝來扭成一塊，把肩膀撞在肋骨上，頭放在左腕下的時候，山德爾便一定不變地要從身後輪起右拳，直向那突出來的臉上打去。這很是個巧妙的打擊，很為觀眾所稱賞；可是並不厲害，因此就白費了那麼多的氣力。但是山德爾是個不知疲勞，不知限度的人。湯姆也就微笑了一下，頑固地忍受着。

山德爾發出右拳，在湯姆的身上，猛烈地打了一拳，看去就好像湯姆受了重創一樣。可是老內行才看出湯姆在這一拳未到身之先，已用左手在敵人手臂的二頭筋上觸了一下，而深讚他的巧妙。不錯，山德爾每次打去的拳，都打在湯姆身上。可是每次都因二頭筋上受了觸，因此減去了力量。在第九回戰內，一分鐘之中，有三次湯姆的右拳，都打在山德爾的頸上，山德爾身體那麼重，可是三次都倒在地上去了。三次山德爾都等審判員數到第九，才爬了起來。身體雖是搖搖

不穩，可是仍是強壯。他已經失掉了許多速力，因此他不再多浪費力量。他繼續兇猛地戰鬥；可是他繼續從他主要的財源——即是青春，得到援軍。湯姆的主要財源便是經驗。他的精力，已經衰落，他的元氣，已經虧損，於是他就用狡計來代替他們，用長年累月的拳鬥經驗，而極注意地應用自己的力量。他不單止自己決不做一回無益的動作，而且深知道去引誘敵人消費他的力量。許多次許多次，他用拳腳，身體等虛張聲勢，引誘山德爾向後倒退躲，反攻。湯姆自己便來休息，但是決不使山德爾休息。——這便是「老年」的戰策了。

在第十回戰的初頭，湯姆開始用左拳打在敵人的臉上，逼住他的進攻。山德爾此刻已很小，心，便先舉起左手，隨即低頭躲開，接着便提起右手，旋風似地一拳打在湯姆的頭側面。這一拳打得過高了，沒有十分的效力；但是湯姆受了之後，即刻感到以前那種昏沈的舊經驗，已經到了。在這一刻之間，無寧說是在這一刻的一剎那之間，他停住了手脚。即刻眼前一黑，敵人和背後那些觀衆的臉，都看不見了。但是一瞬之間，敵人和觀衆的臉又轉到眼前來。就好像他曾睡了一陣，剛睜開眼來似的，可是他這昏沉的時間，究是非常之短，不足使他倒下地去。觀衆只看見他身子踉蹌一下。膝下一彎，可是即刻就看見他回復過來，把他的下巴更深地藏到左肩下去。

山德爾這麼地繼續打了好幾次，使湯姆繼續帶幾分昏沉。接着湯姆努力防禦，也回了他一拳。他虛舉起左手，向後退了半步，同時把全力用在右手一拳打去。這一拳打得十分正確，正正地打在山德爾的臉上。山德爾打得向空中跳起來，便朝後倒下去，頭和肩頭打在地板上。湯姆這樣幹了兩次，隨即放開拳腳，雨點似的，把敵人直逼到圈子邊去。他一點不讓山德爾休息，也不讓他整頓姿勢，只是一拳一拳地打去，直到全場的觀衆都站起來，空氣中緊張着繼續不斷的喝采狂吼。但是山德爾的力量，和忍受力是非常之強，他繼續地支持得住。有一次，湯姆的拳，已的確確能把他打倒，在側邊坐着的一個監視警官，被湯姆這樣猛烈的攻擊所嚇，站起來想停止他們的爭鬥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剛好鑼響，山德爾便踉蹌地走到自己的隅角上去。向警察辯明他並未受傷，仍是強健，要再戰下去。他連把手腕擡起朝後彈動了兩下，證明他的話是真的，警察也就沒有話說了。

湯姆坐在自己的角落裏，氣息咻咻的，感覺着失望。若果這戰被警察干涉停止了，也許審判員會承認是他的勝利，錢就歸他得了。與山德爾不同，他并不是爲榮譽，爲前途而戰，他的目的，只在得三十金鎊而已。可是這樣一來，在這一分鐘的休息裏，山德爾就會恢復了他的氣力了。

「青春萬歲」——這句話突然浮上湯姆的心頭來了。他記得他第一次聽着這句話，是在他打敗皮爾的那一夜。散場以後，有一個闊少，請他喝酒，拍着他的肩頭，這麼說了一句：「青春萬歲！」那闊少的話對了。在多年前的那一夜，他正是「青春」。今夜「青春」已坐在對角的那一面去了。至於他自己，此刻已經戰了半個鐘頭，而且又是個老年人。在過去這幾回戰中，若果他也像山德爾那樣拼命幹，他怕連十分鐘也支持不了。問題就在他不能恢復元氣。在每回的休息的時間，他那直立起來的動脈和那傷痛了的心臟，再也不能使他力氣聚集起來。而且他一起頭，他就沒有十分充足的力氣。他的兩腿，已重重地懸在下面，快要不受支配起來了。他不應該先走了兩英里路再來拳鬥的。而且又還有那塊豬排，他從早起就想吃的。此刻他想起那屠戶不除給他吃，不由得烈火似的怒恨起來。一個老年人，不得充分的飲食，跑去鬥拳是太難了。一塊豬排，本是不算一回事，最多不過幾個便士，可是在他，就懸着三十金鎊的彩金。

鑼聲一響，第十一回戰開始了。山德爾以一股生力衝了過來，其實他這生力是做出來的，並不是真有新鮮的力量。湯姆就明白他的實況——只是一個自從有拳戰以來，就有的虛張聲勢。湯姆就和他扭成一塊，藉此躲過他的銳鋒。接着兩下分開，湯姆讓敵人重整攻勢。這正是他希望

的。他用左手虛打一拳，引起山德爾的躲避，拳就往上面飛去，然後後退半步，一拳直打中山德爾的面部，把他打在地上。過此以後，他就不讓山德爾休息，他自己也受山德爾的拳擊，但是他還的更多，變換各種拳式，一直把山德爾打到圈子邊去。山德爾和他扭住一塊，便即行分開，他要來扭住，便把他打開過去。若果山德爾要跌時，便拿左手捉住他，舉起右手，直打他靠在繩子上，跌不去。

到了這個時候，全場都成了瘋狂似的，全都替湯姆上勁。差不多每一喊聲，都在叫「打下他，湯姆！」「打敗他，打敗他！」「你已經打敗他了，湯姆！你已經打敗他了！」眼看着就是一個疾風暴雨似的終場，這就是看拳鬥的觀衆們，花錢想看的。

湯姆在過去的半個鐘頭，所集蓄的力量，此刻在這一個人大努力中，不惜氣地全施展出來，他自信，他自己還可以奮發一次大力。這就是他唯一的機會——此刻得不到，便永遠沒有了。他的力量，刻刻很快地減退下去，他唯一的望希，便是在力量還未完全使盡之前，把敵人打在地下來聽審判員的報數。當他一面打一面逼，冷靜地計算他打擊的力量和敵人受傷的程度時，他才實際知道山德爾真是個鐵人，不容易打下。他的堅韌和耐力，已到了極端的程度——這即是「青

「春」未經用過的堅韌和耐力。山德爾的確是未來君臨的拳師。他的身體中，已有這個本質了。只有從這樣粗強的質料中，才會織出成功的鬥拳家來。

山德爾踉踉跄跄地站立不穩，可是湯姆的兩腿已僵硬起來，手關節骨也在發痛了。但是他還是硬着，施出極猛烈的打擊，每打出一回，他那受傷的手，都要生痛一回。此刻實際上他雖沒有受敵人的創，可是他也和敵人一樣，很快地弱了下去。他的拳頭，每次都打得正中，但是已經沒有重量，每次打出去的拳，都全是意志力在那裏勉力打出。他的兩腿，已如鉛一樣，脚步吃力，已明明地看得出來了。一面幫助山德爾的觀衆，見他這樣子，都高興起來，開始叫號，來激勵山德爾。

湯姆激起一陣努力。他接連打了兩拳——左手一拳，打高了一點，打在太陽骨上，右手一拳，打在顎上。這兩拳都不是很重的打擊，但是山德爾已弱得厲害，眼又昏花，便倒在地上抖着。審判員俯身向着他，在耳邊喊着「一三四……」。如果喊到十，他還未起來，他就輸了。全場人都屏息地沉默着。湯姆在一旁站着休息，兩腿抖動。他的頭已非常昏暈。眼前海也似的人面，都動搖昏沉起來，兩耳邊就好像從很遠的地方來的聲音一樣，聽着審判員在那裏報數。但是他還自認這一戰已是他贏的。一個人受了這樣的創痛後，要再站起來，直是不可能的事。

只有「青春」可以再站起，所以山德爾終於立了起來了。數到第四秒，他已翻轉臉來，盲目地伸手去拉繩子。數到第七秒，他已跪了起來，就這麼休息着，他的頭在肩上擺來擺去。審判員數到「九」時，山德爾站了起來，站成很正當的鬥勢，左腕包住臉，右腕包着肚皮。這樣便把最緊要的地方護着，一面便向湯姆衝去，想和他扭在一塊多得點休息時候。

山德爾剛一站起，湯姆即刻攻擊過去。可是打去的兩拳，都打在護住的腕上。即刻山德爾便和他扭在一塊，拼命地握住不放，一面審判員用力把他們拉開。湯姆也用力擺脫山德爾的把握。他知道青春恢復氣力的速力，他知道若能阻止他恢復，他就可以打勝。只消一鐵拳便可以做得到。山德爾一點也不用疑惑，是要遭他打敗的。他已經智勝過他，力勝過他，勝算也勝過他了。山德爾踉蹌地和他分開，此刻正站在勝敗的間不容髮的路上。只消得力的一拳，便可以打他下去。爬不起來。湯姆突然怒恨一閃，記起那塊豬排來，他真願得那塊肉，來添在他此刻打出去的這一緊要的拳上。地竭平生之力，打了出去，可是既不够重，也不够快。山德爾身子歪了一下，可是沒有倒下，他踉蹌地退到圈子邊，握住繩子。湯姆也踉蹌地追在背後，口裏喘着就好像身子要瓦解似地又打了一拳。但是他的身體已支持不住。他所剩下的，只是鬥拳的知識，也因力疲精盡，弄得不明

不白了。他打出的拳，本是打頸骨的，但是只打到敵人的肩上。他想再打高一點，但是疲倦了的筋肉，已不能聽命令了。這一拳受了山德爾肩頭的反衝，湯姆自己反而踉蹌起來，幾乎倒了下去。他又努力一次。這一次完全沒有打中，而且因為極端的疲弱，倒在山德爾的身上，乘勢扭住了他，握住他，以免倒在地上。

湯姆不想和敵人分開，他的箭已經射出。他是完了。「青春」果然萬歲。就在扭成一塊的時候，他也能感覺到山德爾刻地比他強盛起來。審判員把他們分開之後，在他的眼前，已看出恢復了的青春。一刻一刻地山德爾強了起來。他的拳頭，最初雖是軟弱無用，漸次就變成剛硬確實了。湯姆朦朧的雙眼，看見敵人的拳頭要來打他的頸骨，他想用手腕去擋住，保護。他已看出危險。想這樣去做。但是手腕太重，就好像綁得有千百斤鉛一樣，自己擡不起來。他努力想用腦力去擡它起來。就在那時，敵人的拳已打中了。他覺到一陣銳厲的劇痛，就如觸到電花一樣，即刻便昏倒下去了。

等他醒了過來，睜眼看時，他已坐在自己的角落上，他聽見觀衆的吼聲，就如海岸邊打來的海潮一樣。一塊濕海綿壓在腦頂，助手正含着冷水噴到他的臉上和胸部。他的鬥拳手套，已經脫

去。山德爾俯身向着他，在和他握手。湯姆對於打敗他的這個敵人，並不含恨。他緊緊地誠懇地握住他的手，使他那打碎了的手節骨都痛起來了。山德爾放了手，走到拳場的中央去，讓觀眾呼喝大家沉靜下來，聽他答應布龍陀的挑戰，而且把旁彩增加至一百鎊。湯姆只鈍鈍地看着，他的助手揩去他身上的汗水，揩乾了臉，讓他好離開這裏。他覺得餓起來了。並不是尋常普通的餓法，乃是一種極厲害的昏弱，在肚子裏抖動，一直傳到全身。他回憶到他使山德爾蹣跚踉踉在勝負的分歧點上，搖來搖去的時候來了。唉：得了那塊豬排，許就把他打敗了！他所缺的，就是那一拳決定勝負的鐵拳，他沒有，所以終於敗了。一切都因為那塊豬肉。

從圈子裏鑽出來時，他的助手半扶持着他。他推開他們，自己不用幫助地鑽出繩子，重重地跳下地來，跟在助手們的後面，他們在前爲他在中央人擠着的過道上，開了一條路。

從更衣室裏出來，向街上走去，剛走到大廳的出入口時，一個青年和他搭訕着說：

「你把他得到手時，爲什麼不幹了他呢？」那青年問了。

「噯！遇着鬼了！」湯姆說了。隨即走下石階向側路走去。

轉角處酒店的門大開，湯姆看見裏面的輝皇的電燈和笑容滿面的侍女，聽見許多聲音，正

在詳論這回的拳鬥，又聽着櫃臺上很旺勢的金錢響。有人招呼他進去喝酒。他躊躇了一會，拒絕了，仍向前走去。

他袋裏已經沒有一個銅板，而回家的這二英里的路好像是長極了。他的確是老了。橫過稻門公園時，他突然坐在一張長凳上，想起他妻子還在坐着等他，等他告訴她鬥拳的結果，這使他軟了下來。這比任何拳鬥的打敗，還要難受。他就好像簡直不能去想。

他覺得又疲倦又疼痛，而且他那打碎了的手節骨的痛楚，告訴他縱會找到了苦工，也要將息一禮拜，才能够拿得動鋤頭，拿得動鐵鏟。肚子尖上跳動的飢餓感，使他難受已極。他的失敗，已把他壓碎，兩眼中噙着不常有的眼淚來了。他用兩手掩住了臉。

他正這麼地哭時，想起皮爾來，想起多年前的那夜，他打敗皮爾的事來。可憐的老皮爾！此刻他知道皮爾爲什麼在更衣室裏哭了。

(註)西洋鬪拳，凡被打倒在地，審判員即在旁，高數一二三四……數至第十爲止。如數到十時，還不能起來，即算打敗。



鼻子

在平靜的高麗國的一個早上，正當是非常平和而明靜，不愧它由來已久的名字——朝鮮的時候，國裏有一個政治家，名字叫做易清和。他是個多才多智的人，而且心地也決不比世界上其他所有的政治家還要壞。可是他的命運却不如外國的政治家，因為此刻，易清和正關在獄裏。這個，並不因為他疏忽地用了國家的公款，乃是因為他疏忽地用得太多了。無論什麼事，都切忌過度，就連私用公款也是一樣的，所以易清和的過度，就把他弄到最可悲嘆的境遇中了。

他用了國家的公款萬串，被判了死刑，在獄裏等死。現在他處的地位，還有一點有利的地方，即是他還有充分的時間，可以思考，他也就想出了一個好法子。於是就把典獄叫來。

「大人，你看我已是最可憐的人。」他開始他的談話。「可是，你若是在今夜能放我出獄去一個短短的鐘頭，一切還可以弄好。而且你的一生也好。因為我此後，一生都照顧你，將來，許你做全朝鮮的典獄總監。」

「你此刻怎樣能够？」典獄問他。「這真是瞎鬧！許你一個短短的鐘頭，你這就要砍頭的人！」

我呢，就不說妻室，也還有要十分孝敬的年高老母，和幾個年幼的孩子要養呢！許你這樣一個老滑頭出去！」

「從這神聖的京都，到八個海濱的隅角，都不會有我藏身之地。」易清和答說。「我是個有智慧的人。可是關在這監獄，就有智慧，又有什麼價值呢？只要我能够自由，我很知道在什麼地方去找錢來歸還政府。我知道有一個鼻子，可以救我一切災難。」

「一個鼻子！」典獄喊了起來。

「一個鼻子，」易清和說。「一個特別的鼻子——若果我可以這麼說的話，一個非常特別的鼻子。」

典獄絕望地伸起兩手。「哦，你真是個滑稽家，真是好一個滑稽家。」他笑了起來。「你這麼驚人的機智，終也不得不和你同歸於盡，多麼可惜呵！」

這麼說了之後，他便轉身走開去了。但是，他終久是個頭笨心軟的人，到了夜已深沉的時候，終於許可易清和出獄去。

易清和出來，直接走到總督那裏。正值總督一個人在屋裏睡覺，他便把他從夢中搖醒起來。

「易清和呀，天啦！」總督叫了說。「你應該在獄裏等死的人，怎麼到這裏來了？」

「我請大人聽我說。」一屁股坐在床緣上，從火箱裏點燃煙。「死了的人沒有一點用處。不錯，我等於是個死人，對於政府，一點也沒有用處，對於大人，對於我自己，都沒有用了。可是，假若你大人能准許我自由的話……」

「萬不能！」總督叫了說。「而且，你已定了死刑的。」

「大人很知道，只要我能償還這一萬串錢，政府就會饒我的罪。」易清和繼續說下去，「所以，假若大人能准許我幾天自由。我是一個懂事的人，一定能歸還政府這筆款子，還有能力為大人効勞。」

「你已有了計畫，可以得到這筆款子嗎？」總督問他。

「有了。」易和清答。

「那麼，明夜把你的計畫拿了來。今夜我要睡了。」總督說了之後，又繼續起他的鼾聲下去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易清和重復得了典獄的許可，又到總督的床邊來。

「是你嗎，易清和？」總督問他。「你的計畫拿來了嗎？」

「是我，大人。」易清和說。「計畫在這裏。」

「說吧！」總督命令了。

「計畫在這裏，」易清和又重說一遍。「在我的手裏。」

總督坐起來，睜開他的兩眼。易清和手裏送上了一張紙來。總督接過來，在燈光下看。

「只有一個鼻子。」他說。

「太小得一點，這裏，這裏，大人。」易清和說。

「不錯，果如你所說，一兩處小得一點。」總督說。

「而且，在尖上，全在這兒，却是一個肥大的鼻子。」易清和又說了。「大人就到處去找，就費許多時日，也找不着的。」

「一個特別的鼻子。」總督承認了。

「上面有一個疣。」易清和說了。

「一個最特別的鼻子。」總督說。「簡直沒有見過。但是易清和，你拿這鼻子來幹什麼？」

「我找它來還政府的款子。」易清和說。「我找它來爲大人効勞，我找它來救我不值錢的。」

命。而且我更請大人把官印在這張鼻子的圖樣上面蓋一顆。」

總督笑着把官印在鼻子上印了一顆。易清和遂辭去了。他在直達東海海濱的皇帝的大道上，走了一月零一天。有一夜，他走到一個富有的城市裏，一家最大的邸宅的門邊來。他高聲地敲門求進。

「我要會這屋子的主人！」他對出來開門，驚惶着的僕人，兇兇地說了。「我是奉着聖旨來的。」

僕人一直引他到內室裏去，在那裏把屋主主人從夢中搖醒，睡眼迷糊地帶到他的面前來。

「你是朴忠祥，這個城市裏的首紳。」易清和用嚴厲的聲調說了。「我是奉着聖旨來辦差的。」

朴忠祥抖戰起來。他十分知道皇家的差事，總是最怕人的事。他的兩膝，抖擻起來，差不多要倒下去了。

「今夜很晚了。」他抖着說，「可不可以到明……」

「皇家的差事不能耽擱的！」易清和雷也似地吼了一聲。「同我到沒有人的地方去，快些。」

我有一件大事要和你商量。」

「這是皇帝的差事。」他十分兇猛地加上一句。朴忠祥拿的銀煙管，都嚇得從麻木的手上，落在地板上了。

他們兩個一塊走到沒有人的地方時，易清和對他說。

「你要曉得皇上現害了病，一個怕人的病。御醫不能醫治，已砍了頭了。八行省的醫生，都找了來醫治。他們之間，商量了很好的辦法。他們一致決定要醫陛下的病，除非去找一個鼻子，一個非常特別的鼻子。」

「於是總理大臣閣下，就把我叫到他面前去。他拿一張紙交給我。上面就畫着那八行省的醫生們所繪的鼻子——一個特別的鼻子，還蓋有政府的官印。」

「總理大人就對我說，『去吧，趕快找出這鼻子來，陛下的病，痛得很厲害了。你只要發見了這個鼻子，無論在什麼地方，便直接把它從臉上割掉下來，火急送到朝廷。陛下的病非治療不可。』」

「於是，我就到處搜索這個鼻子。」易清和說。「全國中最遠最遠的地方，我都走到了。我是

過了八條官道，搜求過了八大行省，渡過了八大海洋。此刻來到此地。」

他威風地把手一揮，從腰帶裏取出了一張卷子，嘩喇喇地把它打開，丟在朴忠祥的面前。這張紙上，便畫着那個鼻子的圖形。

朴忠祥睜大了眼，向着這鼻子注視着。

「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鼻子。」他開始說。

「鼻上有一個疣。」易清和說。

「我從來沒有見過……」朴忠祥又開始說。

「把你的父親帶出來。」易清和嚴厲地打斷他的話。

「我那至尊的老父已經睡了。」朴忠祥說。

「何必還要瞞呢？」易清和繼續問他。「你知道這是你父親的鼻子。把他帶到我面前來，讓我好割了拿去。快些！不然我要告你反抗。」

「慈悲慈悲呵！」朴忠祥跪了下來。「這那能做得！那能做得！你萬不能割掉我父親的鼻子！他沒有鼻子，那能死去見先人呢？而且那末一來，他便要成爲地方上的笑柄而被大家笑話。」

我的一生，無論白日夜晚都是悲愁了！呵！請你想想！請你回去說找不着這種鼻子吧！你也是有父親的人。」

朴忠祥握住易清和的膝頭，哭倒在他的足下。

「我的心，奇怪地爲你的眼淚所動了。」易清和說。「我也是有孝心的人。但是——」他躊躇了一下，隨即說出，就好像說出他心中的思考一樣，「你這隻鼻子，值得我一條性命。」

「你這條命值多少錢呢？」朴忠祥用薄弱而小的聲音問他。

「並不是一條了不得的命，」易清和說，「極其不是一條了不得的命。但是，這就是我的愚笨處，我却把它看得要值十萬串現金。」

「就是十萬串。」朴忠祥說，站了起來。

「我需要幾匹馬來馱這些錢，」易清和說。「也需要一些人來保護我和它，通過山道。這國裏有強盜哩。」

「這國裏有強盜呢。」朴忠祥慘然地說了。「但是一切都遵你的命，只要我那至尊無上的老父，能保留着他的鼻子。」

「這事不准對任何人說。」易清和說。「不然，朝廷就要再遣比我還忠心的人，來割他的鼻子了。」

於是，易清和別了朴忠祥，向山道而去。一路，聽着驢馬的鈴聲，心上快活，口裏作歌。

此後也就沒有可記的了。易清和一年一年地榮達上去。典獄得他的力量，終於做了朝鮮的典獄總監。總督也內調做了總理大臣。同時，易清和成了皇帝的玩友，和他一棹共坐。一直到死為止，都是極榮富的生活。但是朴忠祥却變成悒鬱寡歡的人。自從這件事以後，只要一提起他那至尊無上的老父，那貴重的鼻子來，他老是慘然地搖搖頭，兩眼噙着眼淚。



叛徒

「蔣兒，如果你不起來，我一點東西也不給你吃！」

可是這樣的威嚇，對於這孩子，一點也沒有效果。他頑固地扭着他的睡鄉，就如夢想者爭奪着他的夢幻一樣，他也在爭奪着那睡鄉的黑甜之境。孩子的兩手，鬆鬆地握着，他不時舉了起來，向空中微弱地亂打。他的這些打擊，本來是用來打開他的母親的，可是他母親已是弄慣了，很純熟而巧妙地就躲開去，一面兇兇地搖着他的肩頭。

「不要來鬧我！」

這一聲呼喊，先不明不白地從睡夢的深處，發了出來，隨即很快地，像一聲號哭一樣，變成激烈的反抗，終於消散了去，沉降下來，成爲一個聽不清楚的啜泣。這聲呼叫，乃是一聲獸類的呼喊，就像一個受着苦痛的靈魂在號叫一樣，滿含著着無限的抗爭和痛楚。

但是他母親却一點也不在意。她是一個滿眼哀愁，一臉倦容的婦人，她對於這個工作，已經是弄慣了，這是她一生涯中每天都在反覆着的。她兩手握住被褥，想把它扯了下來。可是小孩也

就停止他的亂打，拼命去扭住不放。在床頭蜷成一團，他兀自保持着被蓋，在他的身上。於是他母親又試去把褥子拉下到地板上來。小孩子就和她抵抗。她用力地拉，她的力量較她的兒子大，床上的小孩和被褥便都讓步了。被褥一拉開，屋子裏的寒氣直侵他的身上來，於是他本能地隨着被蓋一塊滾下來，藉此躲避寒冷。

當他已滾到床沿的時候，那勢子就好像他要一個倒栽葱，跌到地板上來的一樣。可是在這個時候，他才醒了過來。他連忙矯正自己的位置，暫時之間，很危險地在床沿平衡着。接着他便先把兩隻脚踏在地板上來。同時，他的母親抓着他的肩膀，不住地搖他。他的兩隻拳頭，復又打起來了，這一回較之以前，更爲有力，更爲看準了方向。同時，他的兩眼也睜開了。他母親放了手，因爲他已經全醒了。

「得啦，我起來了，」他含糊地說。

他母親拿起掉上的燈，忙忙地走了出去，留他一個人在黑暗之中。

「我要扣你的早餐呢，」他母親走時，回頭來警告他。

他在這黑暗裏，倒也滿不在乎。當他把衣服穿好了之後，便走到廚房裏來。那樣一個又瘦又

輕的孩子，他的脚步却是沉重極了。他的兩腿因爲太重的原故，走時是拖着走的，這個，看去似乎不合道理，因爲那兩隻腿，是那麼瘦得只剩下骨頭。他走進廚房，便拖了一張坐板已經破爛的椅子，到棹子邊來坐下。

「蔣兒！」他母親厲聲地喚他。

他也以同樣的銳利，連忙站了起來，一句話不說便走到一個淺水槽邊去洗臉。這水槽是一個又油膩，又醜惡的水槽。從那排水處，直衝來一股惡臭。但是他一點也不在意。在他看來，水槽裏發出臭氣，這是很自然的事，就如肥皂要受洗碗水的污染，難於發生泡沫，是很自然的事一樣。而他自己，用肥皂的時候，也不十分用力去搓，使它發出泡沫。他從那流着水的龍頭口，掬了幾把冷水到臉上來搽搽之後，這洗臉的工作，便算完成了。他並不漱口刷牙。關於這一方面的事，他是向來沒有見過一把牙刷的。他也沒有夢想到世界上會有這樣的人，愚笨到這一步，會去洗刷他們的牙齒。

「你也一天一次，不要等人告訴你，自去洗一洗臉，不行嗎？」他母親責罵地說。

她一隻手握著罐子上的蓋子，一面倒了兩杯咖啡出來。孩子一句話也不說。因爲這是他們

每天照例的爭論，而這一點，又是他母親不肯放鬆一步的事。每天一次，他被強迫着，非洗一回臉不可。他拿了一條油膩的手巾揩乾了臉，那手巾又溼，又髒，又破爛，揩過之後，他臉上掛着一些布屑。

「我真願我們不住得這麼遠遠的，」他坐下來吃早餐的時候，他母親這麼說了。「你知道的，我是盡我的力量做。不過住在這裏的好處，房租少出一塊錢，這一塊錢，便省了我的不少。而且這裏也寬大些。你知道呵。」

他差不多沒有聽她在說什麼，這句話他以前已經聽了不知若干次了。他母親的思想範圍有限得很。他們的住居，離開他作工的工廠太遠，因而使他們有種種不便，這便是他母親時刻不離嘴的話題。

「多省得一塊錢，即是多買得一些食物，」他簡單明瞭地說。「我寧可多走路，省下這錢來買吃的東西。」

他吃得非常忙迫，麵包只咀嚼了一半，便用咖啡，把那沒有咀嚼過的，送下喉管去了。那熱騰騰的泥漿，美其名曰咖啡，蔣兒以爲那便是咖啡——極好的咖啡了。對於這孩子，人生的幻影，還

剩下得有一兩個，這便是其中之一，以爲他真是喝的是咖啡。其實，他一生就從來沒有喝過真正的咖啡。

他的早餐，除開麵包之外，還有一小片冷豬肉。他母親替他再倒出一碗咖啡。當他把面前的麵包吃完之後，他便等望着看還有添的沒有。他母親遮斷了他那疑問的眼色：

「不要貪吃了，蔣兒。」這便是他母親對他的批評。「你自己的一份，已經給你吃了。你的弟弟和妹妹們比你耍小呢。」

對於這個責罵，蔣兒並不回答。他是一個不喜歡說話的人。於是，他也就停止了他那再想多吃一點的，飢餓的欲望，他一點也不作不平之鳴，他的忍耐力，也和教育他成這麼樣子的工場一樣，真是可怕極了。他喝畢咖啡，用手背揩乾嘴唇，便起身站了起來。

「等一等，」他母親忙着說了。「我想我們的麵包，還可以再給你吃一片——薄薄的一片。」他母親的舉動，是在變把戲騙人。她裝着替他從麵包上切一小塊下來，可是切下來的一片，和那塊麵包，她都一起拿放在麵包箱裏去了。她拿到蔣兒面前來的，却是她自己盤中兩塊中的一塊。她以爲她已騙着了她的兒子，可是他已經看穿了她的手法了。雖是這麼，他仍然不害羞地

拿起來就吃。他自己也思考出一個道理，就是他母親老是在害着病，所以並不十分吃得東西。

她看見他乾乾地在嚼着那塊麵包，於是便湊過身子來，把她自己的咖啡，倒在他的杯子裏。
「今早不知怎樣，喝去不舒服，不要喝了。」她解釋似地說。

從遠處來了一聲汽笛，悠長而尖銳，把他們母子兩人，從食棹邊驚動得站起來了。她回頭向架上放着的洋鐵製的鬧鐘，望了一望。時鐘的針，正指着五點半鐘。這工場邊界的其餘的人們，剛從睡夢中驚醒過來。她拿了一條圍巾，圍在肩頭上，頭上帶起一頂淺黑色的帽子，已經不成形像而且很舊了。

「我們得跑着去。」她說了，一面把洋油燈的燈芯扭短，從筒子裏把它吹熄。

他們摸索着出到外面，摸索着下了階梯。外面的天氣晴朗，可是冷極了。蔣兒初初和外面的空氣相接觸，便冷得抖戰起來。天上的星還沒有暗淡下去，全城都在黑暗中沉臥着，蔣兒和他的母親都拖着脚步走。他們腿上的筋肉，顯然地並沒有野心，堅決地想提起脚步，離開地面。

兩人沉默着走了十五分鐘之後，他的母親轉向右方。

「不要遲了。」黑暗把她吸了進去，一點也看不見她的身體，只從那闇中，聽出了這麼一聲

最後的警告

他並不回答，專心地走着他的路。工廠的宿舍，到處都在開門，即刻一大羣人，從黑暗中，向前進行，他便混合在他們一起。當他走進工廠的大門時，汽笛又叫起來。他向東方望了一望。那在一排房頂背後，參差不齊地現出來的天空，開始現出魚肚似的白色。在一天之中，他所看見的白晝，就只是這一點兒，因為接着他便轉背過去，加入他的工友之中，進機器房裏去作工去了。

機房裏的機械，列成許多長排。他就在這些長排機械中的一個位置坐下。在他的面前，滿裝着小絲捲的筐籃之上，大的絲捲，正在急速地轉動着。他便從小絲捲上，取下黃麻的絲線，拿來捲在這些大絲捲上面。這工作是簡單極了。所需要的，只是敏速。小絲捲很快地就把絲線放完，那使這些小絲捲放完線的大絲捲，又有那麼多，所以一點兒偷空的時間都沒有。

他機械地工作着。每當一個小絲捲放完線之後，他便把他的左手，當成一個制動機用，停住轉動着的大紡車，同時，用大指和四指，去拿起那飛動着的線頭來。又復用他的右手，拿起另一個小絲捲上的線頭，兩邊接上，再轉動起去。這兩隻手上的各種工作，同時動作，而且動作得飛快。接着，只見他把手一伸，這便是把兩根線打了一個結之後，放開停着的紡車了。打結的工作，也一點

沒有困難。他曾有一次自誇說在睡夢中都打得起。這話倒是真的，有時白天的工作，出現在他的夢中，他便在一夜裏，像做了若干年的苦工似地，打了無限的結。

其他的童工們，有一些便躲懶不做，小絲捲放完了之後，並不繼續接上，一任時間和機械浪費着。可是他們是有人監督着的。這監工看見蔣兒身旁的一個孩子，正在玩這個把戲，他便給他一個耳光。

「看看你隔壁的蔣兒——爲什麼你不學像他一樣呢？」監督憤怒地說了。

蔣兒的紡車，正在十分地轉動着，但是他對於這間接的稱贊，並不感覺驚喜。他也曾驚喜過來的，但是那已是很久以前，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此刻，他聽着他自己被舉爲模範的時候，他那冷淡的臉上，一點表情也沒有。他是一個完美的工人。他自己知道的，人家也時時在告訴他。這樣的話，已經很陳腐，而且，似乎他也不再感覺什麼，此刻的他，已從一個完善的工人，進化成爲完善的機械去了。如果他的工作，出了什麼叉子的時候，也就和機械出了毛病時候一樣，完全是出於物理上的原因。要使他弄錯了一回工作，就和要使一個完全的製釘模子，鑄出不完全的釘子來一樣，是不可能的。

這原也並不足怪，蔣兒的一生，沒有一個時候，不是在和機械發生密切的關係。機械已經生長在他的心身裏面了。而且，無論如何，他是靠着機械長大的。十二年前，就在這家工廠的織房裏，曾發生了一點小小的興奮。蔣兒的母親——這工廠裏的一個女工，忽然昏倒了。他們倒在軋地鬧嚷着的機械聲中，把她長長地擡來擺在地板上。叫了兩個年紀大的女工，停下工作來招呼她，女工頭也跑來幫忙。幾分鐘之後，這織房裏便多添了一個小靈魂了。這新產的嬰兒，便是蔣兒。他一生下來，耳朵裏聽着的，便是織布機的砰砰怒吼，第一次在地上的呼吸，便是那滿屋飛散着的，亞麻的溼潮空氣。他出世的那一天，爲驅逐亞麻出他的肺部，便咳了幾聲嗽，爲着這個原故，他一直在咳着到現在。

蔣兒側邊的孩子，挨了打後，在那裏噓噓地啜泣。他的臉上，動悸着對監督的毒恨。此刻的監工，正站在遠遠的，舉着威嚇的眼光，監視着他。機房的童工們，誰也不敢偷懶了。這孩子向着那在他面前，轉動着的紡車，大吼了幾聲罵詈的言語。但是他的聲浪，還傳不出去五六尺遠。因爲機房裏鬧嚷嚷的機聲，已把它壓了下去，就如一堵牆壁一樣，把它隔起來了。

這些一切，蔣兒都一點也不留意。他自有他的對付事物的方法。而且，無論什麼事物，重複多

次，也就變爲單調去了，像剛才這個事，他已是看見了許多許多次數。在他看來，就好像反對監工，正和抵抗機械的意志，一樣是沒有用的。機械是造來有一定的運轉，做一定的工作的。監工也是這樣。

可是，在十一點鐘的時候，這間屋子裏，起了興奮了。這個興奮，以一種顯然是很玄妙的方法，即刻傳徧了各處。在蔣兒另一側邊的孩子，只有一隻腳，在這個時候，他忙忙地跳着橫過地板走到一隻裝紡車的大空箱邊去。他便向那裏面一鑽，連人帶他用來支持身體的拐杖，一齊都躲在裏面，看不見。原來是工廠的總監督伴着一個青年走着來了，他衣服穿得很整齊，而且他的襯衫是漿過的——這在蔣兒的階級分析看來，這青年是一個紳士，同時，也即是當局派來的檢視官。

他經過孩子們的身旁走着時，向他們很銳利地注意着。有時，他停着脚步，向他們詢問幾句。每當他要詢問的時候，爲要使對方聽見，他得盡力地提高聲浪，這時，他的臉漲得十分的滑稽。他那敏銳的眼光，已經看見蔣兒的旁邊，有一架紡車，是空着的；但是他一句話也不說。他看了蔣兒一眼，忽然停着足步，他捉住蔣兒的手膀，把他從機器邊拉退一步。接着便驚異地叫了一聲，放開蔣兒的手腕。

「瘦得全是骨頭了。」總監督懸念地笑着說。

「簡直像煙管的桿子。」檢視官回答說。「你看他這對腿。這孩子已得了佝僂病——初期的佝僂病，但是他的確有這個病了。假若他最後不會得癩狂病的話，那便是因為肺結核先把他弄死了。」

蔣兒注意地聽着，但是不懂他們所說的意思。而且，將來要生什麼樣的病，在現在的他，並不關心。他現在最關心的，還是檢視官把他拉了出來，這個，在他是更切迫，更厲害的病。

「孩子，我要你對我說實話。」檢視官彎腰下去，在孩子的耳邊，這麼說——或者喊着說了。「你有幾歲了？」

「十四歲。」蔣兒騙他，盡力提高聲浪地騙他。因為聲浪太提得高了，使他噙着，乾咳了一聲，把那一早晨鑽進他肺部去的亞麻屑，都提了起來了。

「看去至少也有十六歲。」總監督說。

「或者六十歲。」檢視官高聲說了。

「他看去常常都是那個樣子。」

「好久了？」檢視官急忙地問。

「四年了，一點也沒有長。」

「或者一點也不會年輕，我敢說。大約這幾年都是在這裏工作的？」

「間或作了的——但是那都是這新法令未頒佈以前。」總監督連忙加上這一句。

「機器壞了嗎？」檢視官指着蔣兒側邊空着的紡車問了。那車上只裝了一半的紡絲，就如瘋狂了似的，飛散着。

「大約是的。」總監督示意叫監工走進身旁，在他的耳邊高聲喊着說，一手指着那機械。

「機器壞了。」他回頭來向檢視官報告。

他們又繼續巡視起去。蔣兒仍然回到他的工作，他所怕的病，已經過了，心裏覺到十分安慰。但是那一隻腳的孩子，却沒有他這麼樣的好運氣。那眼力銳敏的檢視官，伸長手臂從裝紡車的大箱裏，拖了出來。他的嘴唇抖動着，臉上的表情，就好像受了什麼深刻而不可挽救的災害一樣。監工現出驚詫的樣子，好像他是頭一次見着這個孩子似的。總監督的臉上，也現出驚愕和不高興。

「我知道這個孩子。」檢視官說了。「他年紀只有十二歲，在一年之內，我已命三個工廠辭退他，這回是第四個了。」

他轉身去對着那獨腳的孩子。「你以你的名譽作誓，答應我你要去進學校的。」

獨腳孩子哭了出來。「檢視官老爺，求你可憐，我們家裏死了兩個小孩，我們是窮極了。」

「你爲什麼那樣的咳嗽？」檢視官問他，就好像說他犯了罪一樣。

那獨腳孩子也就像拼命在否認他的罪行似的，回答說：「沒有什麼。我只是前星期感冒了一點風寒，檢視官老爺，並沒有別的病。」

那獨腳孩子，終於隨着檢視官走出去，總監督懸念地跟在後面，辯解着。過了這件事之後，屋子裏復又籠着單調。那長長的一早晨，和更長的下午終於過去，散工的汽笛終於響了。當蔣兒走出工廠的大門時，天色已經黑暗。那一天，太陽把天空當成一個黃金的梯子，慢慢地下降下去，一面給全世界以它那福利的光和熱，到了此刻，已完全沉下，落在西方那參差不齊的房屋頂背後，不見了。

一天之中，他們家族共桌而食的機會，只有晚飯這一頓。——只有這一頓，蔣兒會見着他的

弟弟和妹妹們。這個在蔣兒看來，的確帶得有幾分「會見」的性質。因為他已是很老很老——雖然只有十二歲——而他的弟弟，却又是叫人難過地的年輕。他對於他們的這種過度的，驚人的稚氣，感到十分的厭煩。他一點也不理解這東西。他自己的幼年時代，已經是很遠很遠的過去了。他就像一個老年的，易怒的人一樣，為他們那種鬧鬧嚷嚷的青年精神所惱，這種精神在他看來，完全是無意味的東西。他沉默着，不高興地望着自己的食物，心理的慰安，便是想到他們不久也就得去工作。那時，便可以磨掉他們的銳氣，把他們造成又沉靜又莊重——像他一樣的人了。人們的常情，每每愛拿自己做標準去計量人，蔣兒也就是這麼樣，拿他自己做一個尺子，去測量宇宙。

在喫飯的時間中，他的母親用種種方法，以無限度的重複，訴說她是在努力盡力地做。所以在吃完這一頓粗糙晚餐的時候，在蔣兒是感覺無限的慰安，使他推開椅子站起身來。他躊躇了一下，或是去睡呢，或是到門口去站站，結局是後者得了勝利了。但是他並沒有走多遠。他坐在門口的階坎上，兩脚踏在下一層坎子上，兩膝並在一塊，他那狹窄的肩頭，向前俯着，兩手支在膝上，手掌捧着他的下巴。

他坐在那裏的時候，他並沒有在思想。他只是在那裏休息。講到他的思想機關來，完全是在沉睡中的。接着他的弟弟妹妹也走出來了；他們和別家的孩子，就在他的周圍，吵吵鬧鬧地玩着。隅角裏一罩球形的電燈，正照着他們的嬉戲。他們都知道他脾氣不好，容易發怒，可是少年人特有的冒險精神，驅使他們跑來和他鬧着玩。他們在他面前牽着手兒，把身子擺動着，當着他，唱出怪難聽的，毀罵人的歌句。最初，他開口咒罵他們——用他在工廠裏，從種種工頭嘴裏聽來的咒罵言語。過後，知道咒罵一陣也無用，又記起他的尊嚴來，便頑固地沉默着不說話了。

他的兄弟維兒，今年剛滿十歲，便是這一羣孩子的首領。維兒對於他這兄弟，並沒有懷着特別的親愛感情。他從很早很早，便繼續不絕地萬事讓他兄弟占盡便宜，這個，使他的這短短生涯，已滿了不少的怨讟了。他很決定地認維兒是受了他莫大之恩，可是一點也不感謝他。在那已模糊不清的過去時代裏，他的嬉戲時間，大部分便爲母親強迫着看守維兒，奪了去了。當時維兒還是幼孩，當時也和現在一樣，他母親要到工廠裏去作工。因爲這個原故，維兒對於他這老弟，不得不盡一個小父親和小母親的職務。

維兒這樣的盡心，這樣的讓他佔便宜，在維兒方面，好像便把他所得的這些利益表現出來

了似的，他的體格發展得很均勻，也十分的強健，身材和他哥哥一樣高，而且重量比他哥哥還重。就好像他哥哥身上的血，一齊都灌在他的血管裏去了。講到精神方面來，也同是這樣。蔣兒已是衰弱了，疲勞了，一點也沒有彈性，可是他的兄弟好像非常的強旺，那種旺盛的精力好像都裝不住流出來了。

他們嘲弄他的歌聲，越唱越高。維兒跳着的時候，把身子更向着他靠近一些，一面向他伸舌頭。蔣兒的左腕就如電光一樣，伸了出來，捉住他兄弟的頸子。同時，他把那全是骨頭的右拳便在維兒的鼻子上打了下去。他這個拳頭，已經可憐的只有骨頭，可是打人却是非常的痛，維兒所受的苦痛已給證明了。其餘的孩子們，發出驚嚇的喊聲，同時，蔣兒的妹妹瑾兒，便連忙跑進屋去。

蔣兒推開維兒，在他的脛骨上，野蠻地蹴了幾蹴。然後又把他抓轉來，拼命望前一推，把他面朝着地推倒在污泥裏。他又把他的臉，在污泥裏揉了幾下，然後才放手。接着，他的母親走出來了，臉上帶着貧血病的殺氣和母性的憤怒。

「爲什麼他要來惹我呢？」蔣兒受了他母親的責罵，這麼說了。「難道他不知道我是很疲倦了嗎？」

「我和你一樣的高大，」維兒在母親的懷裏，滿臉上都是淚痕，污泥和血，憤怒地說，「我現在和你一樣的高大了。我還要長得比你更高大。那時我就要打死你——你賭我不打死你。」

「看你這麼高又這麼大了，你應該去做工去。」蔣兒憤憤地說。「這就是你的病徵，你應該去做工！那就看你的媽，讓不讓你去。」

「但是他太小了呢，」他母親辯解着說，「他還是一個小孩子。」

「我開首作工的時候，比他還小。」

蔣兒的嘴打開了，還想把他所感的不平，再說些出來。可是突然地他又閉了下去。他憤然地掉轉脚跟，走進屋子，到他床上去睡。他的房間的門是開着的，引入那廚房裏的暖氣進來，當他在那半黑暗的房間裏，脫衣服的時候，從開着的門，剛好聽見他母親和一個到他家裏來坐的鄰家的婦人談話。他母親在哭着，她說一句，嘯啼一次。

「我不知道蔣兒的頭裏是在想些什麼？」他聽着他母親說了。「他以前不是這樣的。以前他真是一個耐忍得的乖孩子。」

「他現在也是一個好孩子。」他母親忙着改正過來。「他忠實地做着他的工，他確實是很

小就去工作的。可是，那並不是我的罪呀！我確信我是盡了我的力量了。」

從廚房裏更來了一頓長長的嘯啼。蔣兒的睡眼要閉上了的時候，他自己對自己說，「我真是忠實地做着工的！」

第二天，他又被他母親，從睡眠的把握中，拖了出來。接着，又是一頓寒薄的早膳；一陣在黑暗中的步行，在走進工廠大門之前，轉背的時候，看見房屋頂上的一線蒼白色的天光，這樣之後，他便走進工廠門去作工去了。這便是他無數日子的另一天，這些無數的日子，每天每天都是這麼一個樣的。

可是，他的這個生活之中，也曾有過變化的——即是，在他從一個工作，另換去作別的工作，或者生病的時候。他六歲的時候，便替維兒和其他更小的弟妹，當起小父親和小母親來。七歲便到工廠裏去工作——捲紡車的工作。他到了八歲，在另外一個工廠作事。他的這個新換的工作，是十二分的容易。他所做的事，只是坐在一定地方，手裏拿一根小棒，等那織成的布，像水流似地在他面前經過的時候，引導着它便成了。這織成的布，是從一個機械的口吐出，經過了一個灼熱的捲布機，又流到別的地方去。可是他得老是坐在一個地方，又沒有日光，在他的頭上，有一個煤

氣燈點着，他自身也成爲機械的一部分去了。

他做這工作時，雖然要受那不耐的悶熱，可是他很歡喜他這個工作；因爲那時他還很小，心裏還存得有夢想。當他看守着那織成的布，沒有止境地在他面前流過的時候，他真作了許多許多極美麗的夢想了。可是這個工作，用不着多大的訓練，要不着多大的腦力。於是他的夢想也一天一天地少下去，同時他的頭腦也一天一天地麻木呆笨起來了。雖然如此，他有了這個工作，每星期便可得到二元的工資。這兩塊錢，便代表了銳厲的飢餓和慢性的半飽，兩者間的差別了。但是，當他九歲的時候，他便失掉這個工作了。失掉的原因，是因那時他恰好出麻疹。病好了之後，他又在玻璃工廠裏得了一個事。工資雖是較優，可是工作却需要熟練。那是一種散工，工作者越是熟練，工錢越是優厚。這裏，蔣兒便得到了一個鼓勵。在這個鼓勵之下，他便發展成爲一個非凡的職工了。

把玻璃塞子繫在小瓶子上，這工作很是簡單。他腰幹上束着一束線。他把瓶子放在兩膝之間，這樣他便可以用兩隻手來工作了。於是他的姿勢是一個坐的姿勢，可是頭背得彎向膝頭，因而他的窄狹的兩肩漸漸地凸了起來，他的胸部，每天要收縮十個鐘頭。這個對於他的肺部，非常

不好，可是他一天却繫了三百打瓶塞子。

工廠的監督很得意於他這個熟練的童工，常時請參觀者來看他工作。在十個鐘頭之內，有三百打瓶子，從他手裏經過。這即是說他已經達到機械一般的完全了。一切浪費的動作，在他是一點都沒有，他那瘦削的兩腕，他那瘦削指頭上的筋肉，每一動作，無不是快速而且準確。他每天都是極緊張地工作，結果乃是他越變越神經質。在夜裏休息的時候，他的筋肉發生痙攣，可是在日裏他又得不到鬆緩和休息。他繼續地緊張起去，他的筋肉也就不停地痙攣着。同時，他越來越蒼白，他的咳嗽越來越厲害了。過後，在他那收縮着的胸部裏的弱肺，便得了肺炎，因而他在玻璃工廠的事也失掉了。

病好之後，他又轉到他曾經在裏面捲紡車的那個紡織工廠來。但是這回却升遷了職務。他本是一個良好的職工。起初他在漿布房裏工作，過後又升到織機室來。到了這一步，除了增加工作能率以外，再沒有升遷了。

最初，他來織機室裏工作的時候，他的動作太慢，機械的進行太快了。在這個時候，他老早已停止了夢想。雖然他前幾年的生活，是滿裝着夢境的。他還曾有一次戀愛過來。那是當他在炎熱

的捲機上，引導着布的時候，他戀愛的對象便是工廠監督的女兒。她比他年長得多，已是一個成年的女子，而他看見她，還不到五六次，而且是遠遠的見着她。可是這並不關緊要。在那流水似地，經過他面前的「布流」之上，他盡情盡意地描畫着熱烈快活的夢——他嘗了極人間的辛苦，發明出稀世的機械，獲得了工廠裏總技師的職位，終局是抱着那女子在懷裏，在她的額上接吻。

但是，這些都是過去很久很久以前的事，在他還沒有長得過老，厭倦戀愛之前做的，而且那女子已經和別的人結了婚，到別的地方去，他自己的心，也停止活動，睡起覺來了。可是這無論如何，總是一段極美麗的經驗，他常常回顧他這一個時代，就如其他男女，回顧他們相信童話是真的時候一樣。他從沒有相信過童話和聖誕老人；可是他對於當時在「布流」之上，他所織出來的這個快樂的將來，他是全然相信的。

他還沒有達到成人的年紀，就變成一個成人了。他在七歲，第一次拿工錢的時候，便是他成年的開始。在那個時候，他心裏便起了一種獨立自活的感覺。而他和他的母親的關係，便發生變動了。他已是一個賺錢養家的人，是一個在社會上做事的人，所以他和他的母親，差不多處在平等的地位。到了十一歲的時候，他便達到了成人——充分發達的成人。在這個時候，他曾作了六個

月的交替夜工。做了交替夜工的孩子，決不會仍就只是一個孩子。

在他的一生中，也起了幾件大事。一件是他母親帶了幾個加州產的李子來給他吃。其餘兩件是他母親兩次爲他做奶糖煮雞蛋。這些便是他認爲的大事，他很感謝地記憶着的。在那個時候，他母親還許他將來做更好吃的東西——「浮島」(Floating Island)這便是他母親爲這個菜起的名字，比奶糖煮雞蛋還要好吃。從那個時候起，他就盼望着有一天當他坐下桌子來吃夜飯的時候，他母親端出“Floating Island”來，可是等了好久好久，還沒有影響，終於他把這個東西，認爲是不可達到的理想，丟在腦背後去了。

有一次，他在路旁，拾得一個二角五分的銀幣。這也是他一生中大事之一，而且是一件悲劇的大事。當這銀幣觸到他視線的時候，在他還未拾起來之先，他就已經意識到他不應該要這個錢。可是，家裏照例是吃得飽，而且每星期六的夜裏，照例是非把這一星期的工錢交出去不可。他拾起這錢，應該怎樣處分才是對的，這是非常明白的事。但是他自己雖在賺錢，可是自己一文也沒有用過，那時，他又十分想得一點糖菓吃。他十分想吃那只在祭禮日才有的，他一生從未嘗過的糖食。

他決不想自己騙自己。他知道這是罪惡，但是他明知故犯地，拿去買了一角五分的糖菓來吃了。剩下的一角錢，他留下來作爲將來的吃用，可是因爲他沒有慣於放錢在身上，過後便把這一角錢掉了。這事正在他受良心的苛責的時候發生的。在他看來，這簡直是上帝的譴責。上帝這樣的挨得近，罰得快，叫他驚懼起來了。上帝已看見他的這個惡行，上帝很迅速地就處罰他，甚至於不准他用完他這犯罪得來的錢。

這一件事，當他過後回想起來，成爲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件犯罪行爲。每一回憶，他的良心都醒了過來，再給他以苦痛。這便是他生活中唯一的可恥事。可是，因爲他所處的境遇，是這麼一個樣子，他回憶這件事的時候，也帶得有一點後悔。悔的是他不該那麼樣去處分那錢。若果他知道上帝報應得這麼快，他應該要好好地利利用，應該一回就用完了二角五分錢，叫上帝報應也來不及。在回憶中，他悔恨了這件事，不知若干次，每次他都有更好的用途。

此外還有一件過去的記憶，現在已是模模糊糊地記不清楚，可是他的靈魂却永遠地留得有痕跡；那便是他父親野蠻地蹴他那一脚。這事在他的記憶裏，與其說是一件具體事實的記憶，毋寧更像一個惡夢。——更像一個民族共有的記憶，那遠在野蠻時代的殘酷行爲，後來傳爲記

憶，使後代人類，在睡夢中都生畏的。

這一件特殊的記憶，當蔣兒在很清醒的白天，是不會浮上他的心來的。這個記憶的襲來，專在夜裏，蔣兒已經睡在床上，他的意識已經沉了下去，入睡的時候。在這個時候，這個記憶便常常使他嚇得從夢中驚醒了來。在初初受嚇的那幾分鐘，蔣兒就好像覺得他是橫橫地躺在床脚，床上模模糊糊地像是他的父親和母親在睡着。他從來記不得他父親是個什麼樣子。對於他父親，他只留了一個深深的印象，那便是那隻蹶他下牀來的野蠻而殘酷的腳。

他幼年時代的記憶，還留在他的腦裏，可是他近年來，却沒有一點兒可記的事。他每天每天的日子，都老是一個樣子。昨天或者去年，就和幾千年，——或者一秒鐘是一個樣。什麼事也沒有發生。也沒有什麼事可以為時間的進行，刻一個記念。時間就好像沒有進行一樣。就好像老是在停止着的。走動着的，只有那旋轉如飛的機械——可是它們雖是旋動得更快，但是並沒有向着什麼地方動。

他十四歲時，便轉去做漿布的工作。這個轉變，是他一件大事。在他睡眠和發薪水之外，終於他的生涯上，也起了一件值得記憶的事了。這事是他劃時代的事，是他計算時期的一個基準。他

過後同人說話，總是說：「當我去做漿布工作的時候，」再不然，便是「在我做漿布工作之前，」或者「在我做漿布工作之後」等等。

到了十六歲，他又到了織機室去，自己一個人織一架機器。這件工作，又是一個鼓勵人的工作，因為這是一種個人的手藝。他在這個工作上，又佔了優勝，因為他一身的血和肉都被這工廠訓練成爲一個完整的機械去了。過了三月之後，他就一個人織兩個機，過後，又織到三個。

他做這個工作，做到第二年的末尾時，所織出來的布，較任何織工還要多，較那技術次一點的工人，要多到兩倍。他這麼地發揮他的賺錢能力，漸漸達到充分的程度，於是他的家庭也就逐漸興旺起來了。可是，並不是他賺的錢，已是有餘。他的弟妹們也長大了，當然較以前吃得更多。而且都要進學校，學校裏的用書，就需要金錢。還有一件莫明其妙的事，便是他工作愈敏速，物價就愈高漲。就連房租也漲了，雖然房子是一年比一年朽爛下去。

他的身量，長得比以前更高，可是他愈長愈高，身體也就愈長愈瘦。他的神經，愈是過敏。因此，他的癖氣也就愈來愈壞，愈來愈容易發怒了。他的弟妹們已受了他不少的氣，都痛恨着他，他的母親因爲他能賺錢，所以很重視他，但是在她的這個尊重裏，却帶得有怕懼。

人生的快樂，在他是一點沒有。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，可是關在機房裏的他，是一點也沒有看見這個進行。至於夜裏，他一倒頭便人事不省地睡。其餘的時間，他都用在工作上，他的意識已變成一個機械的意識。除開這個而外，他的心，便是一張白紙了。他也沒有什麼理想，只存着一個幻影，即是：他喝的是頂好的咖啡。他簡直成了一個工獸去了。他是一點精神生活也沒有，可是在他的心坎深處，連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他每一鐘頭的工作，他每一瞬間的動作與每一根筋肉的扭動，都在被他權量着，斟酌着，準備着一個行動，這個行動出現了時，要使他自己和周圍的小世界都要吃一大驚的。

已經是晚春的一夜，他從工場裏回來，覺得異常的疲勞。他坐下來用膳的時候，周圍就籠罩着一種期望的空氣，可是他並未注意着。他不高興地沉默着吃他的晚膳，機械地吃着送到他面前的東西，也不問是些什麼。他的弟妹們在旁邊哼哈哈地從嘴裏發出吃東西時的很有味道的聲音，但是他就好像聾了的一樣。

「你知道你吃的是什麼東西嗎？」他母親終於忍不住問了。他茫然地向着面前的盤子望了一望，又茫然地望着他母親。

「你吃的是 Floating Island 呵！」母親得意洋洋地宣布了。

「哦！」他說了。

「Floating Island」孩子們高聲唱和着說。

「哦！」他說了。吃了兩三匙之後，加上一句道：

「我今夜好像不覺得餓。」

他丟下湯匙，把椅子推開，疲倦地站了起來：

「我想我要去睡了。」

當他跨過廚房門的時候，他的脚在地上拖着走，比往常還要沉重。脫衣服在今夜的他是一件極費力的事，而且又是極沒有用處的工作。當他一隻脚還在穿着靴子，爬進床裏去的時候，他頹喪地哭了。他覺得他的頭裏，就好像什麼東西在膨脹着的一樣，使他頭腦覺得沉重而昏眩。他那瘦削的指頭，也覺得好像膨脹得和他的手腕一樣粗，指尖上，也和他的腦子一樣，感到漠然的，模糊的感覺。他那瘦小的背異常地痠痛，周身的骨節都痛得了不得。他覺到周身無一處不在痛楚。他的頭裏，那千萬架織機的噼噼碎碎的鬧聲，開始在活動了。空間中到處是如飛地旋動着的。

梭子在滿眼金星之中，穿來穿去的動着。他就好像一個人在織着一千架織機一樣。這些織機一架聯一架，直是更快更快地追來，終於他的腦子也更快更快地分解了，成爲那一個個飛動着的梭子上的線去了。

第二天，他沒有到工廠裏去工作。他頭腦裏的一千架織機，已夠他忙着織了。他母親是去了的，可是在她未到工廠之前，她先去請了醫生來。據醫生說這是最重的感冒病。瑾兒成了臨時看護，每日照着醫生的命令做事。

蔣兒這病重極了。過了一星期之後，他才勉強穿起衣服，在地板上衰弱地歪歪倒倒的走。據醫生說再過一個星期他就可以到工廠裏去工作了。星期日下午，他痊愈了的第一天，工廠裏的工頭走來看他。工頭告訴他母親，說他是廠裏最好的織工。他的工作，仍舊替他留着的。再下一星期，他就可以去照常工作了。

「蔣兒，你爲什麼不謝謝他呢？」他母親擔心地問。

「他病得太厲害了，還沒有十分復原呢！」他母親辯解似地，向工頭這麼解釋了。

蔣兒拱起背坐着，目不轉睛地望着地板。工頭去了好久，他還是這樣地坐起。門外的天氣，已

是很暖和了。下午裏他便在門口的階坎上坐。有時，他的嘴唇在動。他好像專心地在計算一個無窮的數字似的。

「一百萬之後是什麼？」當維兒從學校裏回來的時候，他向他問。「你怎樣計算出來的？」那一下午他把這個工作做完了。以後每天，他不帶紙，也不帶筆，就跑到那階坎上來坐起。他最注意的，是街那面的一株樹。他研究那株樹，一直要研究好幾個鐘頭，當風吹着樹枝動，吹起葉兒響的時候，他更是異常地有興味。那一星期，他好像專心在沉思默想裏過了。到了星期日，他坐在階坎上，突然大笑起來，笑了好幾次，他母親好幾年來沒有聽見他的笑聲，此刻有點驚懼而擔心起來了。

第二早上，天還在黑的時候，他母親便走到他的床邊，來搖醒他。他已有過一星期的好睡，因此很容易地就醒了。他一點也不抗拒，他母親揭開被頭的時候，也不想伸手去握住。他只是靜靜地臥着，靜靜地說：

「沒有用的，媽。」

「你要遲到呢。」她說，心裏以爲他剛睡醒起來，頭腦還沒有清楚。

「我是醒的，媽。但是我告訴你那沒有用的，你還是不要來擾我的好。我不想起來呢。」

「但是，你不去，你的工作就沒有了！」她喊着說。

「我不要起來。」他用一個奇怪的，沒有感情的聲調，又重述一道。

那一早上，她母親也沒有到工場去。她兒子的這個病，是她所知道一切病中，再沒有的病了。發熱，昏迷等病，她還可以理解，至於這個，簡直是發狂。她把被頭又拿去蓋在蔣兒的身上，打發瑾兒去請醫生。

醫生來了的時候，蔣兒正溫和地睡着覺。醫生走來看他，他也就和平地醒了來，讓醫生按他的脈。

「他並沒有什麼病。」醫生對他母親報告了。「他太過於衰弱，這便是他的病。骨頭上已沒有多少肉呢。」

「他向來都是那樣的。」他母親自動地向醫生解釋。

「去吧，媽，讓我睡完我的覺。」

蔣兒甜蜜地，和平地說，說過就甜蜜地，和平地翻身過去睡着了。

到了十點鐘的時候，他醒來，起身穿上衣服。他走到廚房裏，在那裏，他見着他的母親，臉上帶着驚嚇的表情。

「我要到別處去了，媽。」他宣布了他的意旨，「我來向你告別呢。」

他母親拿圍裙遮住臉，突然地坐下哭起來。他耐煩地等候着。

「我就知道是這樣。」她哭着說。

「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」她最後這麼問。從頭上把圍裙取了下來，仰着頭釘着蔣兒看。一個羞邁邁的臉，並沒有一點想求知道的表情。

「我不知道——隨便是什麼地方。」

當他說話時，在街那一面的那株樹，極鮮明地開始在他的心上，現了出來。那株樹，就好像剛好潛伏在他的眼皮之下的一樣，他隨時想看，都可以看得見。

「那麼，你的工作呢？」她抖戰着問。

「我再不做工了。」

「天啦，蔣兒！」她哭着說：「別那麼說！」

蔣兒所說的這話，在她看來，簡直是瀆神的話。一個母親聽她的孩子否認上帝時，所生的是什麼感想，這便是蔣兒的母親，聽他這麼說時，所生的驚愕。

「到底你是爲了什麼迷了呢？」她問他，想裝出嚴厲，可是沒有成功。

「只是一些數字。」他回答了：「這一個禮拜中，我作了許多計算，結果叫人很吃驚。」

「我却不明白這和你剛才的話有什麼關係。」她噓唏着說。

蔣兒耐心地微笑了，他母親注意到以前他那種不高興，容易發怒的壞癖氣，此刻一點也沒有表示出來，很爲吃了一驚。

「我告訴你吧。」他說了：「我是十分的疲勞了。什麼東西使我這樣的疲勞呢？動作呵！我自從一生下來，我就在動作着。我已是厭倦動作，我決心再不動作了。你還記得我在玻璃工廠裏做工的時候嗎？我一天做三百打瓶子，現在我計算起來，每做成工一個瓶子，我要做十個不同的動作。那一天就是三萬六千個動作。十天便是三十六萬動作。一個月便是一百零八萬動作。這八萬零頭還不算，——他一點也不動怒地，以一個慈善家似的慈藹地說着，——「這八萬零頭還不算，一個月就已經有一百萬動作，一年是一千二百萬動作了。」

「我在織機上的動作，二倍於此。那即是一年做二千五百萬個動作。在我看來，好像我每年做這麼多動作，已經做了一百萬年似的了。」

「現在，在這一星期裏，我一點都沒動。幾個鐘頭之間，我一次也沒有動作過。我告訴你那真是安樂呵！只是坐着，幾個鐘頭，幾個鐘頭地坐，什麼也不做。我從沒有像這樣的快樂了。從來沒有這個時間，我時時都在動着的。那是得不了快樂的。我決不再那麼做的了。我現在只是要放下工作來休息，休息，休息之後，又再休息。」

「但是，維兒和這些孩子們又怎樣了呢？」他母親絕望地問。

「對了，『維兒和孩子們，』」他重複一句。

但是，在他的聲調裏，並沒有含有怨恨。早就知道他母親對於這些孩子們的野心。可是這個，現在在他的心裏，也發生不起憤怒了。此刻，是什麼都可以不介意，就連他母親想犧牲他來成全弟妹們的這件事，都不關緊要了。

「我知道的，媽，你替維兒已經有了計畫，叫他繼續地進學校，使他將來成爲一個簿記師。可是那沒有用；我不幹了。維兒得自己去做工。」

變了。

「我這麼地把你養育長大之後，你……」她哭起來，又拿起圍裙來遮住她的頭，她的心改變了。

「你並沒有養育我，」他帶着悲痛的和藹說了。「我自己養育我長大的，媽，維兒也是我養育的。他較我大，較我胖，較我高。我在小孩時代的時候，我記得從沒有吃飽過。可是他做小孩時，我已經在做工，也在替他找飯吃了。但是現在一切都完了。維兒或者和我一樣，去作工，這是他做得到的，或者坐着餓肚皮，我怎樣都成。我是疲勞了。現在我去了，你不和我道一聲別嗎？」

她並不回答。那條圍裙已經遮住她的頭，她在痛哭着。蔣兒在門邊停了一停。

「我相信我已盡了我的力量的。」她哭着說。

他從家裏走出，走下街去。看見那株淒涼的樹子時，一種慘然的歡喜，湧上他的臉上來了。

「我是什麼都不做。」他半高聲地，用一種像唱歌似的聲調，自言自語地說了。他沉思地向天空望了一望，可是那鮮亮的太陽，照耀得使他的眼睛不能睜開。

他走的是很長的一條路，而且他走得很慢。他走過黃麻織廠。從廠裏透出來的織機室的吼聲，傳到他的耳裏來，他微笑了。那是一個溫和的平靜的微笑。他並不恨誰，就連那跳動着，狂吼着

的機械，他都不恨了。他心裏一點怨讟也沒有，有的，只是無限地渴想休息。

他向着鄉村走去，愈走愈遠，工廠和人家漸漸稀疏起來，空闊的原野，漸次增加起來。他終於離開了這個都市，此刻正沿着鐵路旁邊，一條樹葉蔽空的路走着。他走時並不像一個大人在走路，他的樣子，並不像一個大人，他只是一個人類的戲畫。他只是一個畸形的，發育不全者，無名無姓的生命，像一個病了的猩猩似地蹣跚而行，兩臂鬆鬆地垂着，兩肩彎起來，窄狹的胸部，奇形怪像的，看了只令人可怕。

他走過了一個小小的火車站，便在一株樹下的草地上臥着。他在那裏臥了一個全下午。有時他這樣睡着了，筋肉在睡夢中發痛。當他醒來之後，他動也不動地靜靜的臥在地下，守着上面飛的鳥雀，或者從樹葉的空隙處，眺望着天空。有一兩次，他大笑著，但是這與他那時心裏所想的，和眼上所看的，並無關係。

黃昏過去了之後，在夜初的黑暗裏，一列貨車來到車站裏，當火車頭把列車拖在旁線上，去準備轉轍的時候，蔣兒便爬在車子旁來。他開開了一扇空車的側門，笨拙地，費力地爬了進去。他把門關上。汽笛叫了一聲，車子開行了。蔣兒臥下，在那黑暗中裏，他微笑了。



兩個強盜

他散步似地走到街角來，朝着那交叉的街路，上下望了一望，那時的街道，寂靜得就如沙漠一般，除了一連幾條十字路口的街燈，形成了一個光亮的地帶，就像沙漠中的青草地而外，什麼都沒有了。於是，他又從原路折了回來。他就像是一個影子似的，一點聲息也沒有，一點多餘的動作也不做，就從那半黑暗中，滑走過去，同時，他又非常警覺，就如大森林中的野獸一樣，對於周圍，非常的敏感，非常的易於感受。在他周圍的黑暗中，如另有別一個人，那麼，他非要比他還更像一條逝影，便逃不過他的注意。

他除了從五官的感覺，迅速地知道周圍的情形而外，他對於四周的空氣還另有一個更銳敏的感知——一個直感。譬如說，他知道他在那前面停了一下的房子裏，有小孩子。這個知識並不是他有意地要想知道，然後才知道的，這只是一種直感，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，就連他自己，都不覺得他知道那房子裏有小孩子。然而，只要那房子一有點什麼表示，要他立刻有所行動，他的動作，便是從認定那房子裏有小孩子而生出來的一句話說完，他自己並不覺得他實際已經

知道那附近的一切情形了。

又如現在有一個足音走上那十字街路來了，他自己也不明白怎樣會知道的，可是他知道這足音，對於他們並沒有什麼危險。在他還未看見這來人之前，他已經知道來者只不過是一個夜深歸家的人，在忙忙地向着自己的家庭而去。現在，這足音的主人已出現在十字路口，走上街路去不見了。他又看見街角的一家房子的樓窗上現出了一道光，一下就熄了，他知道這是有人在擦火柴，他心裏立刻浮上一個思想：「那人在擦火柴看錶哩。」這回倒不是直覺，而是意識地認得這熟悉的現象。又在別一家房子裏，有一間屋子還點着燈火。那燈火雖是昏暗，可是並不現出即刻就要熄滅的樣子，於是他便直覺到那是一間病室。

他特別感覺興味的，還是街的那一面，在這一段街的正中的一所房子。他十分的注意，便都用在這所房子上。不管他眼睛是向着那一方面看，他的脚步向着那一方面走，他的眼光，他的脚步，終於要回歸到這裏來。這所房子，除開正門上的一扇窗子是開着的而外，別無特別使人注意之處。既沒有點着燈火的窗子，也沒有時明時滅的燈火。可是他全身的注意，却是向着這裏的。每次，他在附近去視察一週來了之後，都把他的注意力，再集中到這裏。

他雖然有這樣的直覺力，但是他還是不敢自信。他十二分地感到他現狀的危險。每次街上偶然走過一個深夜的行人，他的脚步聲雖然不會使他驚懼，可是他仍然和一個小膽的鹿子一樣，時時都在緊張着，敏感着，準備着敵人的來臨。他也明白在這樣的暗夜裏，也許有其他的聰明人，出來遊行——在動作方面，知覺方面，直感方面，和他相同的聰明人。

在街的下手方面，遠遠地他看了一眼，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動。他即刻知道那不是回家太遲的人，那是敵人和危險來了，於是，他向着街那面的房子，吹了兩聲口哨，接着，就如影子一般，退到街角，轉過街角去。轉過去後，他便停在那裏注意地打量着他的周圍。一切拿穩了之後，重又轉向着街角窺探，看那動着的，此刻已經走近來了的东西，是個什麼人。他的豫感果然準確得很。來者正是一個警察。

他走下十字街，走到第二個街角去，從街角的暗處，守望着他剛才離開的角落。他看見警察走過，一直向着街的上方走去。他又跟着警察的路走去，又在第二個角落裏看他走過，然後才回到原來的地方。他向着街兩面的房子，吹了一回口哨，過了一會，又再吹一次。這回吹的口哨，含得有安穩的口氣，也就和剛才接連吹兩次的口哨中，含得有警告的口氣一樣。

他看見一個大黑影出現在那房子正門的屋頂上，隨即慢慢地從柱頭上降下來了。接着，那黑影已降到階坎上，從那小鐵門裏鑽了出來，走下步道，以前的黑影此刻已變成了一個人。這人沿着街路，走到與街角相齊的地方，才跨過十字路口，走來和那在角落裏守望着的人相會。這大塊頭和他並在一塊時，那在街角守望的人渺小極了。

「結果怎樣，馬特？」他問。

大塊頭不分明地哼了一聲，沉默地走了幾步。

「我想是得到手了。」他說。

吉姆在黑暗中笑了一笑，還等着他再說。他們走了好幾段路，大塊頭始終沉默着。吉姆等得不耐煩起來。

「喂，得到手怎樣？」他問了。「到底你得到手的是些什麼東西呢？」

「我太忙了，沒有仔細察看，可是肥得很。我只能告訴你的，就是肥得很，吉姆，我簡直不敢想有多肥。等我們到家再說。」

吉姆在交叉路口的燈火下，銳利地望他一望，看見他臉色有一點兒可怖，又看見他奇怪地

動着左臂。

「你的膀子怎樣了？」他問。

「那小混賬東西咬我一口。我要不得狂犬病才好。被人咬着有時也會得狂犬病的，不是嗎？」

「和你爭鬪了嗎？」吉姆鼓勵他再說下去，可是馬特只在喉管邊哼了一聲。

「你真是比什麼還難得開口。」吉姆終於帶怒地發作了。「說出來我聽聽。單只是對人說幾句話，該不會損失的。」

「我幹了他的。」馬特回答說，接着又說明似地道：

「他驚醒了來擒我。」

「你幹得真乾淨，我在外面一點聲音也沒有聽見。」

「吉姆，馬特嚴重地說了，「這是一件要抵命的事。我把他幹了。不得不幹，因為他驚醒了來捉我，這一來我們兩個就得躲一些時候。」

吉姆低聲地吹了一個恐懼的哨子。

「你聽見了我的哨子嗎？」

「聽見的。那時剛好弄完，正要走出來。」

「是一個警察來了，可是他一點也不知道。一直走他的路。等他走不見了之後，我又才跑回來，吹第二次口哨。怎樣你那麼久才出來呢？」

「我等着看個確實。」馬特說明道，「我聽見你第二次的口哨，真高興極了。等候是多够難過的事情。我就只坐在那裏想這樣，想那樣——唔，想種種的事。一個人會想到這麼多的事，真是可驚，而且屋子裏，又有一隻混賬的貓，不住地到處跑着叫着來煩擾我。」

「得的東西肥呵！」吉姆不管馬特的話，獨自高興地叫了出來。

「我確實告訴你，吉姆，真肥哩。我十分的想打開來再看一眼。」

兩人不知不覺地把脚步放快，可是仍然繼續不斷地當心着。他們爲躲開警察，兩次變換了走的路程。及至到了一家寬敞的下等的房子面前，看清楚沒有有人在監視着他們，這兩人才跳進這屋子的黑暗過廳裏去了。

一直到他們走到頂上一層，他們自己的屋子裏去之後，才擦上一根火柴。吉姆點着洋燈，馬特把門關上，上了門門。轉身過來，看見吉姆期望地在那裏等候着。馬特見他這麼熱心，自己偷着

微笑了。

「這電筒還好。」他說了，從一個小衣袋裏取出一隻電筒來檢視着。「但是得換上一個新的電池。光已經暗淡了。有一兩次我以為它要使我摸黑呢。那家房子裏面的佈置，真有趣，我差不多迷了路。那人的屋子是在左邊的，我上當不小。」

「我對你說過是在左邊。」吉姆插了一句。

「你對我說是在右邊。」馬特繼續說。「你是這麼告訴我的。你看你畫的這地圖。」

他從背心衣袋裏摸索出一張折疊着的紙來。他將它打開，吉姆彎腰來看。

「我弄錯了。」他說。

「你真弄錯了。因此使我猜了好一陣。」

「可是事情已經過去；沒甚關係了。拿出你得到的東西給我看看。」

「事情沒有過去。」馬特駁他說。「很有關係——對於我。一切危險，都得由我一個人去受。你只在街上等候着，而我却把頭伸在虎口裏。你得好好的幹，當心一點。……好吧，我拿給你看看。」

他鬆鬆地伸手到褲袋裏去，拿出了一握小鑽石來。把它們像一串亮晶晶的流水一樣擺在

那油膩的桌上，吉姆長長地叫罵了一聲。

「這還不算什麼。」馬特帶着勝利的滿足說了。「我還沒有起頭呢。」

於是從一個一個的衣袋裏，他繼續地拿出那晚偷來的品物，裏面許多羊皮包着的鑽石，都比第一次拿出來的大。又從一個衣袋裏，他拿出一握極小的琢磨過的寶石。

「這不過是木屑罷了。」馬特說，他把這些寶石另自成一堆地放在桌上。

吉姆檢察一番之後，說：「雖是這麼，拿去零買的話，一個也值得幾塊……就是這麼多嗎？」

「這還不够麼？」馬特不高興地問。

「够了。」吉姆帶着無限的贊賞說了。「在我預期以上，全部要值一萬元，少一文我也不賣。」

「一萬元？」馬特嘲笑地說：「我不懂寶石的人看來，也要值你那二倍的價錢呢。看那一顆大的！」

他從那燦爛的一堆之中，檢了出來，帶着寶石專門家的樣子，拿在燈前來，量一量重量，鑑別一陣。

「單這一顆，就要值一千。」吉姆的鑑別比他快。

「一千你媽的，」馬特輕蔑地回答，「你出三千也買不到。」

「把我弄醒！我是在做夢哩！」吉姆的兩眼，燦爛得也就如桌上的寶石一樣。他開始把大的鑽石從一堆中區分了出來，檢察着，「我們有錢了。馬特——我們要成富翁。」

「要把它們完全出脫出去，得好幾年的功夫哩。」更實際一點的馬特，這樣說了。

「可是想想我們將來的生活！我們只消花錢，只消繼續地把這東西出脫就行了。」

馬特那遲鈍的性情也醒了過來，他的兩眼，雖是陰陰沉沉地也開始發出光來了。

「我對你說過的，我真不敢想有多肥哩！」他低聲地說了。

「多麼大的收穫！多麼大的收穫！」比他更快活高興的吉姆說。

「呀，我差不多忘記了。」馬特說，伸手到上衣的裏衣袋去。

從一張薄紙和羊皮之中，現出了一串珍珠，吉姆看都沒有十分看好，便道：「很值錢。」又轉身向着那些鑽石。

兩人之間，暫時沉默着。吉姆拿着寶石玩，一個一個地在指間移動着，又把它們分成幾堆，又拿一個一個平平地寬寬地舖在桌上。他是一個身體細小而乾瘦的人，神經過敏，容易發怒，肝火

旺，而又貧血質——一個極下層貧民的典型代表。他的容貌又歪醜，小眼睛，臉和嘴時都現出非常飢餓的樣子，可是又帶着貓一樣的兇殘，退化墮落到了極點的烙印，已印在他的身上了。

馬特並不去玩弄這些寶石。他只兩肘放在桌上，兩手捧着下巴，望着這些燦爛的行列，笨重地閃着兩眼。他和吉姆的身態完全相反。他是筋骨強大而多毛，精力和姿態上，都和大猩猩相似。世界上的一切人情世故，他都是見過了來的，他的兩眼，大大地寬寬地張開着，在那裏面，似乎還含有一點勇敢的同志愛。他的眼睛，使人覺得他可以信用。可是再仔細一點觀察，就可以知道剛好過於大了一點，開得剛好過寬了一點。他越過了正常的限度。因而他的容貌，和他實際的為人恰好相反。

「這全部可值五萬。」吉姆突然說了。

「十萬。」馬特說。

兩人重又沉默下來，比以前還長，過後還是吉姆來打破。

「我想知道的是：他放着這麼多的鑽石在那房子裏幹什麼？我以為他一定放在店子裏的保險箱中的。」

馬特正在想着他在電筒暗淡的光下，最後看見那絞死人的樣子。但是吉姆提起他來說，並不使他驚嚇起來。

「誰知道呢？」馬特說：「也許他在預備拐帶，騙他同夥經營的人。如果不因為我們的出現，也許到了早上，他已遠走高飛到別處去了。我想正直的人們中，也有許多強盜，正如強盜中也有這麼多的正直人一樣。這些事你在報上該是看見的，吉姆，同夥的人常在互相殘殺呢。」

吉姆的兩眼裏，現出一個奇怪的，不安的樣子。馬特裝着沒有看見，又說道：

「你在想些什麼，吉姆？」

吉姆暫時不知怎樣回答，忸怩了一下。

「沒有想什麼。」他說，「我只在想那人家裏放着這麼多的寶石，多有趣。你爲什麼這樣地問我？」

「沒有什麼。我只是偶然的想問你罷了。」

兩人又復沉默起來，只有時聽見吉姆低微而帶着不安的笑聲。他完全被這一些寶石壓倒了。並不是他感覺到這些東西的美。他就不知道這些東西自身是很美麗的。他那敏快的想像力，

只在想有了這些東西，便可以買到人生享樂，可以買到他那病態的心理和那病弱的軀殼所希望的貪得的一切，因而感覺快愉。他從那燦爛的光輝中，獨自建造了一些千奇百怪的空中樓閣，自己想着自己所建設的這些東西，都驚嚇起來，這便是他笑聲的由來。這些是太不可能，似乎不會實現。可是在他面前的桌子上，實際是有那些燦爛的東西，在煽着他的慾火。想到此地他又笑了。

「我想我們還是把它們數一數。」馬特突然放下他自己的夢想，這麼說了。「你監視着我公平地做，因為你我得互相公道，吉姆知道了嗎？」

吉姆不喜歡這話，他的心情，便從兩眼裏表示出來。馬特也不喜歡吉姆眼睛裏表示出來的那表情。

「知道了嗎？」馬特又重說一遍，差不多是威逼地。

「我們不是常都是公平的吗？」吉姆說。這是他的辯解，因為要想欺騙同夥的心，已經在他內部浮蕩着了。

「共患難的時候，互相公道是不費什麼力的，」馬特回答他說，「要在共安樂時互相公道

那才算數。我們什麼也沒有的時候，我們是不得不公平。現在我們發財了，得像商人一樣——正直的商人一樣，知道了嗎？」

「我也這樣說。」吉姆說了。可是在他那渺小的靈魂深處——由不得他自己——無法無天的思潮，正如練子鎖着的野獸一般，在那裏鼓動着。

馬特走到食物架去，這是在有兩個火口的煤油灶後面，他從一個紙袋把茶傾了去，又從一個紙袋裏把紅胡椒倒了出來。他拿着這兩隻空袋到桌邊來，把桌上的小鑽石，大小分成兩堆各裝在一個袋子裏。接着，又把大的鑽石數過，用薄紙和羊皮包好。

「不大不小的鑽石一百四十七個，」他記算說，「大的二十個，頂大的兩個，最好的一個。頂小的還有一兩握多。」

他望着吉姆看了。

「數目不錯。」

他把這記錄寫在一張紙上，又抄了一份。一份給他的夥伴，一份自己留下。

「這是預備着以後好參考，」他說了。

於是，他又走到食物架去，從一個大的紙袋裏把糖倒了出去，把大大小小的鑽石都裝在裏面，用一張紗帕包了起來，放在他的枕頭底下。完了，他便坐在床上，脫下靴子。

「你以為它們值得十萬元嗎？」吉姆問，他正在解靴帶子，擡起頭來望着馬特。

「是呀。」馬特說，「我曾在亞里若挪的一家跳舞廳裏，見着一個舞女，身上戴着幾個大鑽石。那不是真的。她說若果是真貨，她也不來當舞女了。又說如果是真貨，可值五萬元，可是她身上戴的，一共還沒有半打哩。」

「誰願意工作謀生？」吉姆勝利地說，「鋤頭和鐵鏟的工作！一生就和牛馬似的勞動，把得的工錢都貯蓄起來，還得不了我們今夜所得的一半。」

「你這樣的人，只能做洗盤碟的事，一個月伙食在外，不過拿二十塊錢。你算的數目差得太遠了，但是你那話的意義是對的。那些喜歡工作的人，就讓他們工作去，我年輕愚笨的時候在牧場上看牛，拿三十元一個月。唔，現在我加了一點年紀，再不替別人看牛了。」

他睡進床去了。吉姆吹滅燈之後，也睡進床的另一頭去。

「你的手臂怎樣子？」吉姆溫和地問。

這樣的關心，是很不常見的事，馬特也注意到了，就答道：

「大概沒有狂犬病的危險，你爲什麼這麼問？」

吉姆覺得心裏像犯了罪似地跳了一跳，悄着咒罵馬特偏要問人這種不愉快的問題。可是嘴裏却答道：

「沒有什麼。只是覺得你最初好像有點害怕。馬特，你分得這些鑽石，打算怎樣辦？」

「在亞里若挪買一個牧場住了下來，僱人替我看牛。那裏有幾個人我真想看看他們向我求事做，那幾個混賬東西！現在睡你的吧，吉姆。我買那牧場還有一些時候。此刻我要睡了。」

但是吉姆一點也不能睡，神經緊張着，肢體痠癢着，不住地翻來覆去，每當要睡着了時，又翻身全醒過來。鑽石的光輝，仍在他眼皮下照耀着，光焰使他覺到疼痛。馬特雖是那麼一個遲鈍的性質，可是非常驚醒，就好像一個睡夢中都在警戒着的野獸一樣。吉姆也注意到每次他轉動，他的夥伴也在轉動，轉動的程度足夠告訴他，他的夥伴已感覺着他的動作，告訴他他的夥伴快要醒過來了。老實說，好幾次吉姆究竟拿不定他的夥伴是不是醒着的。有一次，吉姆以爲馬特一定是睡熟了，可是爲證明他是完全清醒，馬特靜靜地對他說道：「喂，睡吧，吉姆。不要焦急那些寶石，

它們不會失掉的。」

第二天朝上已過了大半，吉姆剛一開始轉動，馬特已醒過來，過後，馬特就隨着他一塊兒睡着，一塊醒，一直弄到中午，他們才同時起床，穿好衣服。

「我出去買報紙和麵包來，」馬特說了，「你煮上咖啡。」

吉姆一面聽着，一面不知不覺地兩眼離開馬特的臉，移到那壓着紗布包着鑽石的枕頭上去。即刻馬特的臉，變成像一個野獸一樣。

「喂，吉姆！」他咆哮着說，「你得對得住朋友。如果你騙我，我就要你的命。明白了嗎？我喫也要喫了你，吉姆，你知道的。我咬住你的喉管，喫了你，就如喫那麼多的牛肉一樣。」

他週身的血沸了起來，使那太陽曬過的皮膚都變黑了，他那煙草燻黃的牙齒，露在咆哮着的嘴唇外面。吉姆抖着，不由地畏縮起來。在他面前的這人，現出要人性命的決心。剛只在前一夜，這黑面的男子曾一手絞殺了一個人，連瞌睡都不因此而擾亂一下。一方面吉姆在自己的心裏，又明明知道藏得有蛇蝎也似的毒計，藏得有使這人應該要這麼威嚇他的一些思想。

吉姆還在抖戰着，馬特已走出去了。接着一個毒恨的表情，現在他的臉上，他輕輕地向着門

口咒罵一陣。他記起了那些鑽石，便急忙跑到床頭，伸手到枕頭下面去摸索那紗布包。他用手指捏着，看看鑽石是否確實在裏面。確定了馬特並沒有把鑽石帶走之後，他才內疚似地走到煤油爐邊去，急忙地點起火來，咖啡壺裏灌滿了水，放在爐火上燒着。

咖啡正在沸着的時候，馬特進來了。當他切了麵包，放一塊牛油在桌上的時候，吉姆倒咖啡在杯子裏。直到他坐了下來，啜了幾口咖啡之後，馬特才從衣袋裏取出那天的晨報來。

「我們猜的數目都差得遠。」他說了，「我曾告訴你我不敢猜有多肥。你看吧。」他指着報上第一面的標題：

「報應迅速！巴將洛夫騙了同夥之後，又被殺在睡中。」

「你看吧！」馬特叫了說：「他騙了他的夥伴——像一個沒有良心的強盜一樣，騙了他的同夥。」

「失去珠寶值五十餘萬，」吉姆高聲地讀。他放下報紙，望着馬特。

「我告訴過你的。」馬特說了。「我們那裏知道寶石的價值呢？五十萬！——而我猜的最大數目，也不過十萬。再讀下去。」

他們兩個頭並在一起，沉默着看下報去。沒有喝的咖啡，漸漸都冷了。時時或是這一個，或是那一個讀到值得注意的地方，又叫了起來。

「墨磁拿今早晨在店裏打開保險箱時的那臉色，我才想看看呵！」吉姆說。

「他即刻就到巴將洛夫住的地方去，」馬特說明道。「再讀下去。」

「巴將洛夫昨夜十點鐘就應乘沙覺達號到南洋去的——因為額外的船貨，延着不開……」

「所以我們在床上截住他了。」馬特插了一句。「真是運氣——就好像五十比一的勝利一樣。」

「沙覺達號今晨六時開船……」

「他沒有乘上。」馬特說，「我看他桌上的鬧鐘，是放在五點鐘上，這麼他自然是充分的時間……只是我來把他的時間弄糟了。再讀下去。」

「亞道爾夫墨磁拿非常絕望——有名的赫爽珍珠項圈——粒粒精選的珍珠——據專門家估價，值五萬乃至七萬元。」

吉姆停住讀，先污穢而嚴重地咒罵一陣，最後結上一句：「那些混賬蚌殼下的蛋，要值這麼多錢！」

他舐一下嘴唇又加上說道：「那真是好東西，不錯的。」

「布爾基拿的大鑽石」他又讀上去：「八萬元——許多第一等的鑽石……幾千小粒鑽石值四萬元。」

「關於寶石我們所不知道的事，真是值得知道的。」馬特高興地笑了。

「偵探的解釋，」吉姆讀道：「以為該盜一定知道——巧妙地監守着巴將洛夫的行動，一定知道他的計畫，尾隨他拿着拐帶的寶石到家……」

「巧妙——他媽的！」馬特吼了出來。「原來聲名就是這麼造出來的……在報紙上的話。我們怎麼知道他要騙拐他的夥伴呢？」

「總之，我們已得着了這些東西了。」吉姆笑說。「我們再拿出來看一遍吧。」

他確定了門是鎖好，門門是上了的，同時，馬特就取出紗布包卷，在桌上打開了來。

「多美麗呀！」吉姆看見珍珠，這麼叫喊了說。暫時之間，他的兩眼，便專注在項鍊上面。「據

專門家的估計，值五萬乃至七萬元。」

「女人們最好這些東西。」馬特批評說：「爲要得它們，什麼事都肯做——賣身，殺人，無論什麼事。」

「也和你我一樣。」

「一點也不像。」馬特反駁說，「爲它們我可以殺人，可是並不爲它們本身，乃是爲的是它們替我能買得到的東西，區別就在這個地方。娘兒們要的是寶石本身。我要的是寶石能替我買到的女人，以及其他種種。」

到了下午，吉姆出去買食物。當他出去了之間，馬特收拾桌上的寶石，照以前一樣包好放在枕頭底下。隨後，他點燃煤油爐子，開始燒水來煮咖啡。幾分鐘後，吉姆回來了。

「多麼驚異的事，」他說了。「街上，店子裏，人們，都是往常的那個樣子，什麼也沒有變。而我已是一個富翁，在其間走着。誰也不看我猜不出來。」

馬特不同情地在喉管邊發了一聲。他對於吉姆這些輕浮的怪癖和空想，差不多沒有理解。

「你買到了好牛肉嗎？」

「買到了，有一寸厚哩，好得很，你看。」

他打開了一塊牛排，讓他的夥伴來檢視。接着他煮好了咖啡，安好了桌子。一方面馬特在煎牛排。

「不要把紅胡椒放太多了。」吉姆警告着說，「你那墨西哥式的烹調，我弄不慣，你常都做得太辣。」

馬特在喉管邊發了一笑，繼續做他的煎肉。吉姆倒出咖啡，但是他最初從背心的袋裏，取出一包通草紙包的藥粉來，放在一隻磁杯裏頭。這時，他是掉轉着身軀，背着他的夥伴的，可是他不敢轉臉去看他。馬特拿了一張報紙放在桌上，紙上面便放着那煎牛排的鍋。他把牛排切成兩半，給吉姆和他自己一人一塊。

「趁熱喫吧，」他勸吉姆，一面用刀叉先做一個榜樣。

「很好喫，」吉姆喫了一口之後，這麼說了，「但是我老實告訴你一件事，我是決不到亞里若挪你的牧場去拜望你的。所以請不要約我去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馬特問。

「就爲這麼。」吉姆回答。「你牧場裏的墨西哥式的烹調，叫我受不了。如果我來世注定要下地獄，那麼，這一世我不想使我的肚皮受罪。糟透了的胡椒！」

他微笑了，勉強吐出一口氣，使他熱辣辣的嘴涼涼。喝了幾口咖啡，再繼續喫牛排。

「來世的事情，你是怎樣個想法，馬特？」稍隔一會之後，他問了。同時，他心裏奇怪着爲什麼馬特還不喝他的咖啡。

「沒有什麼來世的生活，」馬特回答說，第一次停下牛排不喫，來喝咖啡，「也沒有什麼天堂地獄，什麼都沒有。你應得應受的，都是在這一世裏。」

「那麼過後呢？」吉姆已知道他的夥伴，即刻就要毒死，忍不住一種病態的好奇心，這麼問了。

「你會見過死了兩禮拜的人麼？」

吉姆搖搖頭。

「唔，我曾見了過。他就像你現在喫的這牛肉一樣。以前曾是一匹活的牛，在田園裏跳躍着。此刻呢，就只成了肉去了，就是這麼多，只是肉。而這個就是你我與及一切人類最後的路——

肉。」

馬特一大口喝完了咖啡，又從壺裏再添上。

「你怕死不怕？」他問了。

吉姆搖頭。「怕不怕怎樣，我總不會死，我死了在來世又再活……」

「仍然和現在一樣去偷竊，說謊，裝架子，永遠都是這麼幹下去嗎？」馬特嘲笑地說。

「也許會進步一點，」吉姆很有希望地提議說。「也許到了來世，偷竊並不必要了。」

他突然住了口，直視着前面。他的臉上，現出驚嚇的表情。

「什麼事？」馬特問。

「沒是什麼，我只是在想。」吉姆用力地回復了原狀。「死的這一回事罷了。」

可是他却不能擺脫那使他喫驚的驚嚇。這驚嚇就像什麼看不見的禍事從他面前走過，把它那無形的影子，投在他的身上一樣。他感覺一樣不祥的豫兆。好像有什麼不祥的事，就要發生了。災禍在空中浮蕩着。他釘着兩眼，向坐在桌子對面的人看。他不知道到底是什麼一回事。不是他弄錯了，自己毒了自己呢？不是，馬特喝的是那有缺口的杯子，他確是把毒藥放在那有缺

口的杯子裏的。

轉念一想，他想這完全是他的妄想。以前他也曾受自己的空想愚弄過的。笨蟲！當然是這麼無疑的了。當然是有什麼事要發生，可是是發生在馬特的身上。難道馬特還沒有喝完那杯咖啡嗎？

吉姆振起精神喫完了他的牛排。肉完了之後，便拿麵包浸在肉汁裏而喫。

「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……」他開始說，可是突然中止了。

那看不見的災禍，又飛起來了，他的全身心，都震動着將要來的不幸的前兆，他覺得他的肉裏，有一種分裂的力量在工作着；而在他的全體筋肉上，好像都要痙攣起來了。他突然地向後坐了下去，同樣的突然地又俯向前來，兩肘靠在桌上。一個顫動，微暗地通過他的全身。就好像大風將起之前，樹葉子的抖動一樣。他咬緊牙齒。筋肉上又來的一次痙攣的緊張。他的內部捲起了的翻騰，叫他恐慌了。他的筋肉已不聽他的指揮。它們又痙攣地緊張起來，雖然他勉力不要它們緊張，可是筋肉已經不受命令。這簡直是他的內部起了革命，這簡直是無政府的混亂。當他的肉緊捏起來，就像把他一把抓住的一樣時，一股無能為力的恐怖直在他的內部衝了上來，冷氣就在

他的背上，上下地循環，汗也在他的額上現了出來。他環視着屋子裏面的一切巨細，都使他覺到一種奇怪的熟悉之感。就好像他剛從長年的旅行回來一樣。他向着桌子對面的夥伴望。馬特正在守望着他，臉上帶着微笑。吉姆的臉上，滿佈着恐怖的表情。

「天啦，馬特！」他叫喊着說，「你該不是拿藥給我喫了吧？」

馬特微笑着，繼續守望着他。在那接着來的疼痛裏，吉姆還沒有失去意識。他的筋肉緊張，歪扯凝結，使他疼痛，把他壓碎了。可是在這等等之中，他還覺到馬特的行動也奇怪起來。他也走上同樣的路。微笑已從他的臉上消失去，所有的乃是一個緊張的表情，就好像他在專心聽他內部在告訴什麼，在盡力去了解那意義的一樣。馬特站起來，橫過屋子去，復又轉來坐下。

「你幹的這個，吉姆。」他靜靜地說了。

「可是我沒有想到你要弄死我。」吉姆責問似地答了。

「哦，我幹了你了。」馬特說，牙齒咬緊，全身抖戰。「你給我喫的是什麼東西？」

「馬錢素。」

「和我給你喫的一樣。」馬特自己承認說，「一切都弄糟糕了，不是嗎？」

「你在說謊，馬特，」吉姆抗辯道，「你沒有毒我，不是嗎？」

「我真是幹了的，吉姆，我也沒有過多地給你喫。我只有你喫的那一半牛肉裏，放得剛好合你的式。——忍着！你到那裏去？」

吉姆向門衝去，正在開門。馬特跳到中間來，把他推開。

「藥房，」吉姆喘着氣說，「藥房。」

「不，不到藥房去。你就停在這裏。我決不讓你跑出去，在街上鬧着服毒藥的把戲；——枕頭底下有那些寶石的時候，我決不讓你這麼幹。明白了嗎？縱令你救活了命，你也要被警察捉去，受詢問的。服毒的人，喫吐藥就行。我也和你一樣的受毒，我自己找吐藥喫吧，你到藥房裏，人家也是拿這東西給你。」

他把吉姆擲到屋中間，又把門門加上。當他橫走過地板，到食物架去的時候，他一手擡在額上，揩去上面珠子也似的汗。汗被摔到地板上，還聽得見聲響。吉姆苦痛地望着馬特，看他拿着一罐芥子粉，和一個杯子，跑到水槽邊去。他和了一杯芥子粉和水，喝了下去。吉姆跟着他去，伸出一隻戰抖的手，去接空杯子。馬特又把他推開了。他又和了第二杯，一面說道：

「你以為我一杯就夠了嗎？等着等我喝完了再來。」

吉姆踉蹌地向門走去，可是馬特阻止了他。

「如果你開那門，我就扭歪你的頸子。明白了嗎？我喝完了，你就來喝。就是這藥救了你，我也要幹你的。總之，你沒有活的機會，我告訴你好幾次，如果你騙我，我就要你的命。」

「你也騙了我。」吉姆用力說。

馬特正在喝第二杯芥子水，並不回答，汗已鑽進吉姆的眼睛裏，他差不多看不分明到桌子去的路，但是他走到了，從桌子上另拿起一隻杯子。可是馬特正在和第三杯水，因此又把他推開。

「我告訴你叫你等着我喝完了再來。」馬特咆哮着說，「滾開去！」

吉姆握住水槽上面，支持着他痙攣的身體，同時，想望着那救命的黃色藥粉。他用盡全身之力，才站了起來，抓住水槽。他的血肉直是想把他彎折起來，推倒在地板上去。馬特喝了第二杯水，好容易走到一把椅子上去坐下。第一次內部疼痛快過去了。那痛苦他的痙攣也漸漸消逝。這個良好的效果，他認為是芥子水作成的。無論如何，他是可以活了。他揩去臉上的汗，稍為得到一點平靜，便有時間想來滿足他的好奇心。他望望他的夥伴。

吉姆的手起了一次痙攣，便把芥子罐抖落了，裏面的芥子粉一齊潑在地板上。他彎腰下去，想攪一些進杯子裏，接着來的痙攣，使他彎着身子倒在地板上。馬特微笑了一下。

「就躺在那裏，和芥子粉一塊。」他鼓勵了說。「那不錯是救命的東西，它已經救了我的命了。」

吉姆聽見他的話，轉臉望着他，一張難看的臉，被痛苦和抗辯歪扭不成形像。接一連二的痙攣，直到他全身都抽扯着在地板上亂滾，滿臉滿頭髮都被芥子粉染成黃色。

馬特看見這光景，厲聲大笑，可是笑聲中途停止了。一陣顫動經過他的全身。新的痙攣在開始了。他站起來，踉蹌地走到水槽去，在那裏用食指攪着，想藉此幫助吐的工作，可是沒有效果。到了終局，他也和吉姆一樣抓住水槽，滿身的恐怖，覺得自己要倒了下去。

吉姆的痙攣已過，他坐了起來，體弱頭昏，太弱了，不能站起。額上滴着汗水，唇上吐着口沫，因為染着芥子，都變成黃色去了。他用指節骨揉揉眼睛，從喉管裏面，發出呻吟，就好像哭聲一樣。

「你哭什麼？」馬特在痛苦中，這麼問他。「你只不過是死罷了。你死了，就完了。」

「我……不……是在……哭……是……那……芥子……刺着……我的……眼睛。」吉

姆喘着，慢慢地說了。

這就是他想說出來的最後成功。說了這句話以後，都是不連貫的謔語，兩隻搖動着的手臂，在空中搔着，終於新起一陣痙攣，使他四肢長伸在地板上，死了。

馬特拚命地爬回椅子去，彎着身子坐在上面，兩腕扣住兩膝，和他就要崩解的肉體爭鬪着。一陣痙攣過後，使得他冷靜而虛弱。他回頭去看看夥伴的情形，見他不動地臥在那裏。

他努力想說幾句獨白，想做着滑稽的樣子，想最後還要嘲笑人生，可是他的嘴唇，只發出一些不連貫的聲音，他想到那芥子的吐藥，已經失效，想到唯一的辦法，只有去找藥房。他向着門望了一望，努力站了起來。他抓住了椅子，才沒有傾跌下去。另一個痙攣又開始了。在這痙攣之中，他的身體和各部分，就像要飛散似地歪扭着，抽扯着，凝結着，他還是緊抓住椅子，推動着橫過地板去。等他走到門邊，最後的意志力，正離他而去。他迴轉鑰匙，抽開一根門門，他去摸索第二根時，沒有摸到。接着他把全身靠在門上，緩緩地滑倒在地板上了。

標商冊註

